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通鑑續編卷八十七

詳校官庶吉士

臣何道沖

編修

臣

裴謙履勘

總校官知縣

臣

楊懋珩

校對官中書

臣

孫球

謄錄監生

臣

鄒世俊

欽定四庫全書

通鑑續編卷七

元陳桎撰

甲申四年

契丹重熙十三年

春三月詔天下州縣立學

詔曰儒者

之理明古今治亂之原可謂博矣然學者不得騁其說而有司務先聲病章句以拘牽之則吾豪傑奇偉之士何以奮馬士以純明朴茂之美而無毀學養成之法使與不肖並進則夫懿德敏行何以見焉此取士之甚弊而學者自以為患夫遇人以薄者不可責人以厚也今朕建學興善以尊子大夫之行更制革弊以盡學者之才有司其務嚴訓導精察舉以稱朕意學者其進德修業無失其時其令州若縣皆立學

本道使者選部屬官為教授員不足取於鄉里宿學有道業者由是州郡奉詔興學而士有勸服儒術者不可勝數矣

更定科舉法

特奏名別頭試之目特奏名者

始于晉天福中以士之貢于鄉而屢絀于禮部或廷試所不錄者積前後舉數參其年而差等之遇親策士則別籍其名以奏徑許赴試至咸平三年是科至九百餘人馬別頭試者士有親戚仕本州或為發解官及侍親遠官距本州二千里令轉運司類試以十率之取三人以貢焉宋之取才惟進士諸科名卿鉅公皆由此選帝自即位以來尤嚮用之登上第者不數年輒赫然顯貴范仲淹參知政事意欲復古勸學數言興學校本行實詔近臣議宋初等言教不本於學校士不察於鄉里則不能覈名實有司束以聲病學者專于記誦則不足盡人材參考衆說擇其便于今者莫若使士皆土著而教之於學校然後州縣察

其履行則學者修飭矣乃詔州縣立學士須在學三百日乃聽預秋賦舊嘗充賦者百日而止試于州者令相保任有匿服犯刑虧行冒名等禁三場先策次論次詩賦通考為去取而罷帖經墨義士通經術願對大義者契丹党項諸部叛附于夏

元昊侵党項契丹遣延昌宮使

數十道高嘉努讓之元昊不聽命党項等部及夾山部落呆兒族一百戶與山西部族節度使庫哩皆叛契丹降

于元昊

夏四月作太學五月帝謁孔子

判國子監王拱辰田況王洙余

靖等言漢太學二百四十房千八百室生徒三萬人唐學舍亦千二百間今取才養士之法盛矣而國子監才二百楹制度狹小不足以容詔以錫慶院為太學置內舍生二百人講殿既備帝謁孔子故事止肅揖帝特再拜賜直講孫復五品服初海陵人胡瑗為湖州教授訓人有法科條纖悉備具以身率先雖盛

暑必公服坐堂上嚴師弟子之禮視諸生如其子弟
諸生亦信愛如其父兄從之游者常數百人時方尚
詞賦湖學獨立經義治事齋以敦實學及
與太學詔下湖州取其法著為令式云

契丹伐党

項夏人救之。曩霄來降

元昊遣使上誓表言兩失和好遂歷七年立誓自今

願藏盟府其前日所掠將校民戶各不復還自此有
邊人逃亡亦毋得襲逐臣近以本國城砦進納朝廷
其拷掠鑊刀南安永平故地及他邊境蕃漢所居乞
畫中為界於內聽築城堡凡歲賜銀綺絹茶二十五
萬五千乞如常數臣不復以他相干乞頌誓詔蓋欲
世世遵守永以為好儻君親之義不存或臣子之心

渝變當使宗祀

六月詔范仲淹宣撫陝西河東

仲初

淹以忤呂夷簡放逐者數年帝以其士望所屬拔起
而大用之倚以為治中外想望其功業仲淹亦以天

下為已任與富弼同心輔政裁削倖濫考覆官吏日夜謀慮興致太平然更張無漸規模濶大論者籍籍及按察使出多所舉劾衆心不悅任子之愚薄磨勘之法審僥倖者不便由是謗毀稍行夏竦既怨石介因與其黨造為黨論目杜衍歐陽修及仲淹為黨人且偽作介為富弼撰廢立詔草飛語上聞弼與仲淹懼適聞契丹伐夏遂請行邊仲淹既去朝攻者益急帝心不能無疑矣

契丹命耶律古

雲耶律庶成等修國史○秋七月契丹使耶律高嘉

努來

契丹主以夏援党項之故徵諸道兵將討元昊遣延昌宮使高嘉努告于宋曰請為中國討賊

慎無與和也帝疑契丹與元昊同謀以見欺欲調發為備富弼曰契丹實有怨于元昊耳保無他也乃止

八月詔富弼宣撫河北

從弼請也弼及范仲淹既去石介不自安亦請外得濮州

通余靖如契丹

時朝廷欲加元昊封冊而契丹之使適至帝召羣臣議之知制誥余靖言

契丹挾詐不可輕許乃命靖致贐禮且覘其誠否而留夏國封冊不發

九月晏殊罷

殊

居好賢及為相務進人材故省院臺閣皆極一時之選至是歐陽修出為河北都轉運使諫官奏留之殊獨不許孫甫蔡襄因上言殊為李宸妃碑不言生帝又役官兵治餽舍以規利乃降授工部尚書出知潁州殊剛簡清儉善於知人博學洽聞文章瞻麗應用不窮為世推重以杜衍平章事兼

樞密使賈昌朝為樞密使陳執中參知政事

衍在樞密每有

內降事緩格不行積詔旨至十數輒納帝前帝嘗語歐陽修曰外人還有知杜衍封還內降耶凡有求於朕每以衍不可告之而止者多於所封還也契丹主伐夏冬十月曩霄誘而

敗之契丹及夏平

九月契丹主會師于九十九泉遣太弟重元將騎七千為先鋒出南

路樞密使蕭惠將騎六萬出北路契丹主自帥騎兵十萬繼進濟河長驅入夏境四百里不見敵據得勝寺南壁以待蕭惠與元昊戰于賀蘭山北敗之元昊見契丹兵盛乃上表謝罪退師十里請收叛黨以獻且進方物契丹主遣樞密副使蕭革送之而進軍次于河曲元昊親率黨項三部以待罪契丹命革詰其納叛背盟之故賜之酒許其自新蕭惠以為大軍既集宜加討伐不可許和契丹主猶豫未決元昊以未得成言又退師三十里以俟凡三退將百里每退必赭其地契丹馬無所食因許之和元昊乃遷延以老之度其馬飢士疲因縱兵急攻蕭惠營敗之乘勝攻南壁契丹主大敗從數騎走得免元昊入樞密使蕭孝友砮執駙馬蕭亨圖克以去已而遣使歸其先所俘獲契丹亦遣所留夏使還之十一月契丹主班師還

十二月呼周克歸契丹

遣使如夏州

遣使賜元昊誓詔曰朕臨制四海廓地萬里西夏之土世

以為朕令乃納忠悔咎表于信誓質之日月要之鬼神及諸子孫無有渝變申復懇至朕甚嘉之俯閱來

誓一皆如約

十一月詔戒朋黨相訐○契丹城雲州為西

京大同府

雲州即雲中也於是契丹境內凡五京六州軍城百五十六縣二百九部族五千二

屬國六十東至于海西至金山暨于流沙北至肱胸河南至白溝幅負萬里契丹之至盛也

十二

月余靖還自契丹○冊曩霄為夏國主

余靖還知契丹已與夏和

帝乃遣尚書員外郎張子奭充冊禮使仍賜對衣黃金帶銀鞍勒馬銀二萬兩絹二萬匹茶二萬斤冊以漆書竹冊籍以天下樂錦金塗銀印方二寸一分文曰夏國主印錦綬約稱臣奉正朔改所賜敕書為詔

而不名許自置官屬使至京就驛買賣宴生朶殿使
至其國相見用賓客禮歲賜銀絹茶綵共二十五萬
五千置推塲於保安軍及高平砦第不通青鹽命國
子博士高良夫等會夏人畫疆界然宋使往止留館
宥州終不復至興靈而
元昊帝其國中自若也

乙酉
五年

契丹重熙十四年

春正月范仲淹富弼罷

仲淹內剛外和政尚忠厚

汎愛樂善及其去也咸惜其當朝不久莫能成先憂
後樂之志性至孝好施予置義莊里中以贍宗族海
內之人無不敬慕其德焉杜衍罷衍好薦引賢士而沮止僥倖羣
尤嫉之衍婚蘇舜欽易簡子也慷慨有大志能文章
論議稍侵權貴衆不能容時監進奏院循前例祠神
以妓樂娛賓集賢校理王益柔曙之子也於席上戲
作歌拱辰聞之以二人皆范仲淹所薦而舜欽又

行懿親欲因是以傾行及仲淹乃諷御史魚周詢劉元瑜舉劾其事疏上拱辰及張方平列狀請誅益柔章得象晏殊無可否賈昌朝陰主之韓琦言于帝曰益柔狂語何足深討方平等皆陛下近臣令西陲用兵大事何限一不為陛下論列而同狀攻一王益柔此其意可見矣帝感悟乃止然益柔監復州酒稅而除舜欽名同席被斥者十餘人皆知名之士拱辰喜曰吾一舉網盡矣舜欽既得罪衍由是不安求去不許而拱辰遂見譏於公議及諫官錢明逸論范仲淹富弼帝欲罷二人而行獨左右之帝不悅二人既罷翰林學士丁度有憾於衍因置書指衍與二人為朋比衍竟坐是出知兗州衍清介有大節其去也君子惜之以賈昌朝平章事兼樞密使王貽永為樞密使宋庠參知政事吳育龐籍為樞密副使○罷磨勘蔭子

新法○三月韓琦罷

范仲淹富弼罷去琦不能獨居上疏辨折不報初陝西四路總

管鄭戢遣靜邊砦主劉滄著作佐郎董士廉城水洛以通秦渭援兵知渭州尹洙以為前此屢困于賊者正由城砦多而兵勢分也今又益城不可奏罷其役會戢罷而扈等督役如故洙不平召滄等還滄又不至洙以張忠代之滄不受代洙乃諭裨將狄青往械滄及士廉下吏而罷水洛之役戢論奏不已琦是洙而朝議右戢竟徙洙知慶州釋滄等獄而復城水洛琦乃請外遂出知揚州河東轉運使歐陽修上疏曰杜衍范仲淹韓琦富弼天下皆知其有可用之賢而不聞其有可罷之罪正士在朝羣邪所忌謀臣不用敵國之福也竊為陛下惜之羣邪益忌修因其孤甥張氏獄傳致修罪左遷知滁州洙博學有識度以為自唐以來文格卑弱至柳開始為古文而世未知宗尚乃與穆修復振起之為文簡而有法元昊反洙未

常不在兵間故於西
事尤為練習未幾卒

罷科舉新法

范仲淹既去執政以新定科舉入學

預試為不便且言詩賦聲病易考而策論汗漫難知祖宗以來莫之有改且得人嘗多矣天子下其議有司請如舊法乃詔曰科貢舊條皆先朝所定也宜一切如故前所更令其悉罷之

夏四月丁

亥朔日有食之○章得象免

時帝銳意天下事進用羣賢使同得象經畫當

世急務得象無所建明御史孫抗數論之得象不得已乃上章求去

以陳執中平章事

兼樞密使吳育參知政事丁度為樞密副使○冬十

月罷轉運兼按察使○罷宰相兼樞密使

丙戌六年

契丹重熙十五年

春三月辛巳朔日有食之

日食帝謂宰相曰謫

見于天願歸罪朕躬卿宜救民疾苦思所以利安之
賈昌朝對曰陛下此言足以弭天變臣敢不孜孜以
奉陛下帝曰人主懼天而修德猶謝秋八月以吳育為
人臣畏法而自新也昌朝頓首謝

樞密副使丁度參知政事

育在政府遇事敢言至是知永靜軍向綬疑通判江

中立諧已因誣以罪迫令自殺育欲坐綬死賈昌朝
不可遂爭議帝前左右皆失色育論辯不已乃請曰
臣所辯者職也顧力不勝願罷臣職知審刑院高若
訥附昌朝議綬竟減死一等帝亦以昌朝故徙育樞
密而謂近臣曰吳育剛正可用第嫉惡太過耳冬十月不雨○高麗王欽卒

子徽嗣

丁亥七年

契丹重熙十六年

春二月募人中糧于秦州

詔取益州交子三十

萬于秦州募人入中糧粟

大旱帝避正殿詔言闕失三月賈昌朝

吳育免

時大旱帝避正殿減膳許中外臣僚實封條陳失政賈昌朝引漢冊免三公故事乞罷御

史中丞高若訥上言曰大臣喧爭為不肅故雨不時若於是賈昌朝以使相出判大名吳育歸給事中班未幾以育判尚書都省因侍讀帝謂曰臣下毀譽多出愛憎卿所當慎也育對曰知而形之言不若察而行之事聖主之行如日月之明進一人使人皆知其善出一人使人皆見其惡則陰邪不能搆害公正可以自立百王之要道也

乙未以夏竦平章事丁酉改授樞密使

竦制下諫官御史交章言大臣和則政事修竦前在閣中與首相陳執中論議不合今不可使共事故改

命以文彥博參知政事高若訥為樞密副使○壬寅

帝禱于西太一宮是日雨夏四月甲辰帝御正殿

○秋八月分河北為四路○冬十一月貝州宣毅卒

王則據城中以叛以明鎬為河北體量安撫使

初派人王則以

歲饑流至貝州自賣為人牧羊後隸宣毅軍為小校

貝冀俗尚妖幻相與習五龍滴淚等經及諸圖識書

言釋迦佛衰謝彌勒佛當持世則之與母訣也嘗刺

福字於背以為記妖人因妄傳則字隱起爭信事之

州吏張巒卜吉主其謀黨與連德齊諸州約以明年

正旦斷澶州浮梁作亂會其黨潘方淨以書謁北京

留守賈昌朝事覺被執則故不待期冬至日知貝州

張得一與官屬謁天慶觀則率其徒劫庫兵執得

一囚之殺通判董元亨司理王獎判官李浩清河令

齊開主簿王奕等兵馬都監田斌以從卒巷戰不勝

而出城扉闌提刑田京任黃裳持印棄其家縋城出
保南關入驍健營撫士卒凡有欲應賊者京以計盡
誅之由是營兵二十六指揮在外者皆懾服不敢叛
南關得不陷則僭稱東平郡王以張巒為丞相卜吉
為樞密使建國曰安陽勝所居門曰中京居室廡庫
皆立名號改元得聖以十二月為正月民年十二以
上七十以下皆涅其面曰宜軍破趙得勝旗幟號令
率以佛為稱城以一樓為一州書州名補其徒為知
州每面置一總管然縋城下者曰衆於是令民伍伍
為保一人總餘悉斬事聞以知開封府明鎬為體量
安撫使而詔貝州有能引致官兵獲賊者授諸衛士
將軍鎬至貝州民汪文慶等自城上繫書射鎬帳約
為內應夜垂縋以引官軍入城者數百人賊覺率衆
拒戰不利乃與文慶等復縋而出初官軍先登者欲
專其功斷縋以絕後來者及賊來拒衆寡不敵故敗

戊子八年
契丹重熙十七年

春正月以文彥博為河北宣撫使明

鎬副之閏月執王則歸于京師誅之

鎬以貝州城峻不可攻乃為距

圍將成為賊所焚鎬乃即南城為地道日攻其北以牽制之朝廷以則未下命彥博宣撫鎬為之副彥博至貝鎬穿道通遂選壯士夜半由地道入城衆登城賊縱火牛官軍以槍中牛鼻牛還攻賊賊大潰開東門遁總管王信追則擒之餘衆保村舍者皆被焚死檻送則京師磔于中市則據城中凡六十六日而敗改貝州為恩州張以一以降賊伏誅以文彥博平章事○衛士作亂

伏誅

帝將以閏月望夕復張燈皇后諫止之越三日親從官顏秀等四人夜入禁中越屋叩寢殿皇

后方侍帝聞變遽起帝欲出后閉閣擁持趣召都知王守忠使引衛卒入賊傷宮嬪殿下聲徹帝所宦者

以乳媼毆小女子結奏后叱之曰賊在近殺人敢妄言邪陰遣人挈水踵後賊果舉炬焚簾水隨滅之是夕所遣官侍后皆親剪其髮曰以是徵賞故爭盡死力守忠兵至賊就擒滅詔領皇城司者皆坐斥事連副都知楊懷敏夏竦與懷敏相結欲曲庇之乃請御史與宦官同鞠于禁中不可滋蔓俾反側不安丁度曰宿衛有變事關社稷請付外臺窮治因爭于帝前帝從竦議由是懷敏止降官領內職如故二月

夏國主曩霄卒子諒祚立

元昊卒年四十六子諒祚立生十月矣養于國舅訛

龐遂與其三大將分治國政遣使告哀于宋契丹諡元昊曰武烈皇帝廟號景宗墓曰泰陵詔遣開封府

判官曹穎叔祭奠六宅使鄧保弔慰之夏四月冊諒契丹亦遣永興宮使耶律裏里慰奠焉

祚為夏國主

朝議請因諒祚幼弱母族專國以披其勢啖其三大將使各有所部分以披其勢

可以得志陝西安撫使程琳曰幸人之喪非所以柔遠人不如因而撫之帝乃遣刑部員外郎任頤往冊

諒祚為夏國主議者罷丁度為觀文殿學士度以與深惜朝廷之失機

事不合求解政事罷為紫宸殿學士御史何郾言紫宸非官稱所宜乃改延思為觀文殿置學士以授之

度性淳質在翰林十五年數論天下事未嘗及私帝雅重之以明鎬參知政事

博數推鎬貝州之功且五月無雲而震夏竦免

史何郾論竦姦邪不可任樞要會京師同日無雲而震者五帝方坐便殿趣召翰林學士張方平至謂曰

夏竦姦邪以致天變如此宜免之乃出知河南竦在樞府深怨石介之譏已欲報之而介已卒會徐州狂

人孔直溫謀反搜其家得介書竦因言介詐死北走契丹耳請發棺驗之詔下兗州訪介存亡杜衍知兗

與其僚以闔族保介必死提刑呂居簡亦言無故發棺何以示後始獲免然猶錮介子孫而貶孫復監度

州以宋庠為樞密使龐籍參知政事○六月明鎬卒

鎬沉鷲有謀能斷大事其卒也帝深惜之河北京東大水

己巳

皇祐元年

契丹重熙十八年○夏英宗諒祚延嗣寧國元年

春正月甲午朔

日有食之○夏五月加知青州富弼禮部侍郎固辭

不受

河北京東大水民流就食青州富弼勸所部民出粟益以官廩得公私廬舍十餘萬區散處其

人以便薪水官吏自前資待缺寄居者皆賦以祿使即民所聚選老弱病瘠者廩之仍書其勞約他日為奏請受賞率五日輒遣人持酒肉飯糗慰藉出于至誠人人為盡力山林陂澤之利可資以生者聽民擅

取死者為大冢葬之目曰叢冢及麥大熟民各以遠近受糧而歸凡活五十餘萬人募為兵者萬計前此救災者皆聚民城郭中為粥食之蒸為疾疫及相蹈藉或待哺數日不得粥而仆名為救之而實殺之自弼立法簡便周盡天下傳以為式帝聞遣使褒勞加拜禮部侍郎弼曰此臣職也敢受賞乎固辭不受

六月以賈昌朝為觀文殿大學士兼判尚書都省

初置

觀文殿大學士自是宰相求閒即命是職以寵之

秋七月契丹主伐夏不見

敵而還○八月陳執中罷○以宋庠平章事高若訥

參知政事龐籍為樞密使梁適為副使○九月廣源

州蠻儂智高寇邕州

儂氏自唐初即雄于西原與黃氏周氏據州十有八而儂氏尤

強世為廣源州首領唐末交趾強盛廣源服屬之及
儂全福為交人所殺其妻改適商人生智高冒姓儂
氏既壯與其母據儂猶州建國曰大厯交人攻而執
之釋其罪使知廣源州智高怨交趾乃乘間襲據安
德州僭稱南天國改元景瑞因招納亡命貢獻中國
以求內附朝廷不許智高復奉金函書以請亦不報
智高怒與廣州進士黃師宓等謀據廣南乃數出散
衣易穀食紿言洞中饑饉部落離散知邕州陳拱信
之不為設備智高得以肆志一夕忽縱火焚其居因
紿衆曰平生積聚今為天火所焚無以為生計窮矣
當取邕廣以自王否則兵死衆從之遂率衆五千沿
江東下攻邕州橫江寨守將張日新等戰死詔江南
福建等路**罷武舉**○夏人襲契丹蕭惠敗之契丹北
發兵備之

使韓王蕭惠為河南行營都統帥師自河南進以伐
夏戰艦糧艘綿亘數百里既入敵境偵候不遠鎗甲

載于車軍士不得乘馬諸將請備不虞惠曰諒祚必自
迎車駕何暇及我無故設備徒自弊耳契丹主既還惠
師尚進未立營柵夏人奄至惠與麾下不及甲而走
追者射之惠幾不得脫士卒死傷者不可勝計冬十

月契丹耶律達魯曷獲夏主嫡母於賀蘭以歸

庚寅二年

契丹重熙十九年
夏天祐垂聖元年

春二月夏人侵契丹○三月契丹

蕭博諾伐夏○詔即大慶殿為明堂秋九月大享天地赦

自太祖以來未嘗親享明堂惟命有司攝事而已是歲帝
謂輔臣曰今年冬至日當親祀圜丘欲以季秋行大享明
堂之禮然自漢諸儒論議駁而不同夫明堂者布政之宮
朝諸侯之位天子之路寢乃令大慶殿也今之親祀不當
尚于郊壇寓祭也其以大慶殿為明堂分五室于內仍詔
有司詳定儀注以聞于是新作明堂禮神玉製樂八曲九

月己酉朝享景靈宮庚戌享太廟辛亥大享天地于明堂以太祖太宗真宗配儀如園丘大赦百官進秩一等自是凡享明堂皆寓于大慶殿折繼閔卒以其弟繼祖領府州軍

事○冬十月夏主諒祚請平於契丹契丹不許

諒祚母沒

藏氏遣使乞依舊稱藩于契丹契丹因其使還詔別遣信臣至當徐圖之十二月諒祚母復遣使上表乞依舊臣屬契丹主乃遣北院都監蕭文括等使夏索党項叛戶沒藏氏乞代党項權進馳馬牛羊等物而求唐隆鎮及罷所建城邑契丹主不許而安置所獲元昊妻屬於薊州十一月詔外戚

毋得任二府○閏月置詳定大樂局于秘閣召太子

中舍致仕胡瑗同定雅樂

瑗典作雅樂其法下李照一律由是黃鍾律短而所

奏樂音高又其鐘弁而直聲鬱不發著作佐郎劉契
義叟曰此謂害金帝將感心腹之疾乎已而果然契

丹主策進士于金鑾殿

辛卯

三年

契丹重熙二十年

春正月分淮南為東西路○三月宋

庠免

庠天資忠厚人稱為長者然在政府無所建明會張貴妃母越國夫人曹氏客張彥方偽造敕

牒為人補官事覺論死庠弟龍圖閣學士祁之子與彥方遊諫官包拯吳奎等言庠不戢子弟庠遂求去

以劉沆參知政事○夏六月詔州郡自今勿得獻瑞

物

知無為軍茹孝標獻芝草帝命免孝標罪而戒州郡自今勿復獻

以張堯佐為宣

徽等使知河陽府貶殿中侍御史裏行唐介為英

州別駕文彥博免

時張貴妃寵冠後庭堯佐其伯父也故驟除宣徽節度景靈郡牧

四使殿中侍御史唐介與知諫院包拯吳奎等力爭之且請中丞王舉正留百官班廷論奪其二使無何堯佐復除宣徽使知河陽命下衆以為朝廷真欲出堯佐于外介謂同列曰是欲與宣徽而假河陽為名耳不可但已也而同列依違介獨抗言之帝謂曰除擬本出中書時文彥博為首相介遂劾彥博知益州日造間金奇錦綠閣侍通宮掖以得執政令顯用堯佐益自固結請罷之而相富弼語甚切直帝怒卻其奏不視且曰將遠竄介徐讀疏畢曰臣忠憤所激鼎鑊不避何辭於謫帝急召執政示之曰介論事是其職至以彥博由妃嬪致宰相此何言也進用冢司豈應得預而乃薦弼時彥博在帝前介責之曰彥博宜自省即有之不可隱彥博拜謝不已帝怒益甚梁適叱介使下殿修起居注蔡襄趨進救之貶春州別駕

王舉正言其太重帝亦悟明日取其疏入改英州而罷
方博知許州奎亦以介黨出知密州帝慮介或道死有殺直臣名命中使護之梅堯臣李師中皆賦詩激美由是介直聲動天下士大夫稱真御史必曰唐方冬十月以龐籍平章事高若訥為樞密使梁適參

知政事王堯臣為樞密副使○十一月以房庶為校

書郎

益州卿貢進士房庶嘗著樂書補亡二卷其說以為嘗得古本漢志云度起于黃鍾之長以子

穀秬黍中者一黍之起積一千二百黍之廣度之九十分黃鍾之長一為一分今文脫之起積一千二百黍八字故誤以一黍為一分其法非是當以秬黍中者一千二百實管中黍盡得九十分為黃鍾之長九寸加一為尺則律定矣直秘閣范鎮是之時胡瑗等製樂已定故授官而遣之

壬辰四年

契丹重熙二十一年

夏五月資政殿學士范仲淹卒

諡文正

儂智高陷邕橫貴藤梧康端龔潯等州遂圍廣州詔

余靖楊畋等討之

智高攻陷邕州執知州陳珙等即州建大南國自稱仁惠皇帝改元

啓歷置官屬時天下久安廣南州郡無備智高所向輒下遂陷八州乃進圍廣知州魏瓘拒之事聞命知

桂州陳曙討之六月以余靖為廣西安撫使知桂州與同提刑李樞及陳曙經制賊盜事復以楊畋體量

安撫廣南提舉經制盜賊戶部員外郎范鎮上書議事發廣東鈴轄司兵赴之

樂鎮言陛下制樂三年有司紛然未決蓋由不議其本而爭其末也樂者和氣也發和氣者聲音也聲

音生于無形故古人以有形之物傳其法然後無形之聲音得而和氣可道也今有形之物皆相戾而不

合則無形之聲音不可得而和也必得真泰然後可
為耳鎮自謂得古法司馬光不以為是數與論難竟

不能

帝觀鼓器于邇英閣

帝出鼓器陳于邇英閣諭
丁度等曰日中則昃月滿

則虧朕欲以中正臨天下當與列辟共守此道度等
拜曰臣亦願無傾滿以報陛下因言太宗嘗作此器

真宗嘗著論帝遂以狄青為樞密副使

射青初以善騎
射為騎御散

直元昊反擇衛士從軍以青為三班差使時士卒畏
怯獨青每臨敵被髮帶銅面具出入賊中無不披靡

以是數立奇功尹洙與談兵善之薦于韓琦范仲淹
曰此良將材也二人待之甚厚仲淹授以左氏春秋

且曰將不知古今匹夫勇耳青由是折節讀書悉通
秦漢以來將帥兵法累進馬軍副指揮使青起行伍

十餘年而顯貴而涅猶存帝常敕青傳藥除之青指
其面曰陛下以功擢臣不問門地臣所以有今日由

此涅槃耳臣願留以勸軍中不敢奉詔帝益重之至是自知延州召拜副使臺諫王舉正等諫其不可帝不

聽秋七月契丹主追帝其遠祖

追尊伊德實為玄祖簡獻皇帝色勒迪為

德祖宣簡皇帝妣皆為后復加謚太祖以下帝后

儂智高自廣州寇昭州陷

之

智高圍廣兩月知不可拔乃引衆去鈴轄張忠與知英州蘇絨邀擊于白田忠敗死智高遂攻賀州

不克乃攻昭州鈴轄王正倫戰死州遂陷

九月以孫沔為湖南江西安撫

使余靖提舉廣南兵甲經制賊盜事○以狄青為荆

湖宣撫使提舉廣南經制盜賊事

智高寇擾日甚嶺外騷動楊畋等久

無功帝以為憂智高移書行營求邕桂節度使帝將受其降梁適曰若爾則嶺表非朝廷有矣會狄青上

表請行遂以為宣撫使明日青入對自言曰臣起行伍非戰伐無以報國願得蕃落騎數百益以禁兵羈賊首致闕下帝壯其言諫官韓絳言青武人不宜專任帝以問龐籍籍對曰青起行伍若用為主帥以文人副之則號令不專不如不遣

以范祥為陝西轉運

使制置解鹽事罷榷法復通商

自復榷法兵民輦運不勝其苦州郡騷然

所得鹽利不足以佐縣官之急並邊務誘人入中芻粟皆為虛估騰踊至數倍大耗京師錢幣帑藏益虛太常博士范祥關中人也熟其利害常謂兩池之利甚博而不能少助邊計者公私侵漁之害也儻一變法歲可省度支緡錢數十百萬乃畫策以獻遂命制置其事使推行之于是舊禁鹽地一切通商聽鹽入蜀罷九州軍人中芻粟今入實錢償以鹽授以要券即池驗券按數而出盡弛兵民輦運之役以商所入

緡錢糴粟輸並邊九州軍而悉留推貨務錢幣以實中都由是黠商貪賈無所僥倖關內之民得安其業公私便之冬十月知制誥王洙上新雅樂詔詳定之上洙等

而議者以為鍾磬皆不合古遂復命詳定而當議者各安所習久而不決乃命諸家作鍾律以獻然終無

所成焉以孫復胡瑗為國子監直講

翰林學士趙鼎言通判陵州孫復經

為人師乃命復與胡瑗同為直講瑗既居太學其徒至不能容取旁官舍處之禮部所得士瑗子弟十常居四五隨材高下喜自修飭衣服容止往往相類人遇之不問可知為瑗弟子也復教養不及瑗而治經過之然二人論見儂智高陷賓州復入于邕○十不合常相避不見

一月壬寅朔日有食之○十二月陳曙帥師討儂

智高敗績于金城驛狄青執曙誅之

狄青至廣南合孫沔余靖

之兵進次賓州廣西鈐轄陳曙乘青未至輒以步兵八千犯賊潰于崑崙關指使袁用等皆遁青曰今之不齊兵所以敗晨會諸將堂上揖曙起并召用等三十二人按以敗亡狀驅出軍門斬之沔靖相顧眙胎諸將股雨雪時冬無雪帝責躬減膳每見輔粟莫敢仰視臣憂形于色龐籍等言臣等不能變理上煩聖心願守散扶以避賢路帝曰是朕誠不能藏天而惠不能及民非卿等之過也是夕大雪

己癸

五年

契丹重熙二十二年夏福聖承道元年

春正月會靈觀災○狄青

大敗儂智高于邕州智高走大理廣南平

青既誅陳曙因按兵

止營令軍士休十日智高遣人覘之以為軍未即進覘者去青明日乃整軍馳一晝夜絕崑崙關出歸仁

鋪為陣賊既失險悉出逆戰前鋒孫節搏賊山下賊氣銳甚孫沔等懼失色青執白旗麾騎兵縱左右翼出賊不意大敗之追奔五十里斬首數千級賊黨黃師必儂建中智中及偽官屬死者百五十七人生擒賊五百餘死者萬計智高夜縱火燒城遁去由合江口入大理遲明青按兵入城獲金帛鉅萬雜畜數千招復老壯七千二百嘗為賊所俘脅者慰遣之梟師必等于城下斂屍築京觀于城北隅時賊屍有衣金龍衣者衆謂智高已死欲以上聞青曰安知其非詐耶寧失智高不敢誣朝廷以貪功也於是廣南悉平捷至帝喜曰青破賊龐籍之力也又曰向非梁適言南方安危未可知也詔余靖經制廣西與都監蕭注等追捕智高而召青沔還朝後二年余靖遣注入時磨道生獲智高母及其弟智光子繼宗繼封歸于京師伏誅智高

夏五月高若訥罷○以狄青為樞密

不知所終

使孫沔為副使

賞平廣南功也龐籍臺諫朝士皆論青不可長省府帝不聽

秋七

月龐籍罷

籍姻屬道士趙清貺與堂吏皇甫淵受賂事覺刺配遠州道死諫官韓絳因論籍陰

諷吏杖殺清貺以滅口覆按無實言者猶不已罷知鄆州籍長於吏事持法深峭士卒畏服及為相聲名

減於治郡時

以陳執中梁適平章事○九月夏及契丹平

諒祚遣使進降表于契丹契丹主使其林牙高嘉努持詔撫諭之自是貢獻如常時

冬十月丙

申朔日有食之○作鎮國神寶

時奉宸庫有良玉廣尺厚半之帝以為希

世之珍不欲為服玩之器命龐籍篆文作寶

十二月以曹陳許滑鄭州為

輔郡

甲至和元年

契丹重熙二十三年

春正月貴妃張氏薨追謚為溫

成皇后二月孫沔罷

自郭后廢楊尚二美人斥貴妃寵傾後宮至贈其父堯封為郡

王世父堯佐仕至太師姻戚莫不顯貴及卒帝憂悼甚至輟朝七日禁京城舉樂而追冊為皇后治喪皇

儀殿知制誥王洙鉤撫非禮陰與內侍石全斌附會欲令孫沔讀冊宰相護葬帝從之沔曰此翰林學士

職也陛下若以臣沔讀冊則可以樞密副使讀冊則不可遂求罷乃知杭州時陳執中為首相奉行唯謹

且引洙為員外翰林學士全斌以田況為樞密副使領觀察使士論由是爭咎執中以田況為樞密副使

○三月王貽永罷

貽永尚真宗女鄭國公主自以祖宗來無外姻輔政者恒懼寵祿過

盛故在樞府十五年能遠權勢以王德用為樞密使帝由是益加尊禮至是以疾罷

德用時以太子太師致仕會乾元節上壽立班廷中
契丹使語譯者曰黑王相公乃復起耶帝聞之遂拜
使樞夏四月甲午朔日有食之用牲于社是日雷雨至

九分之餘宰相率百官稱賀秋七月以程戡參知政事○立溫成

園○梁適免

契丹嘗欲易國書稱南北朝適曰宋之為宋受之于天不可改也契丹亦其國

名自古豈有無名之國哉乃止適曉暢法令臨事有膽量而多挾智數貪黷怙權不戢子弟御史中丞孫
抃御史馬遵吳中八月以劉沆平章事○冬十月葬

復論之出知鄭州

溫成皇后

丙午祔于太廟且製樂章焉

乙未二年

契丹道宗洪基清寧元年

春三月改封孔子後文宣公世愿

為衍聖公

太常博士祖無擇言祖謚不可加後嗣乞更定美號乃改封焉仍令世襲及知仙源

縣如

夏四月契丹來致其先世繪像以求帝容

契丹主嘗

謂近臣曰朕與宋主約為兄弟歡好歲久欲見其繪像可諭其使至是因遣使來賀乾元節持其三世畫

像來致其主命以求御容

定衙前五則法

初太祖因唐制定諸州戶為九等上四等給役

下五等免之以御前主官物里正戶長鄉書手課督賦稅耆長弓手壯丁逐捕盜賊承符人力手力散從

官給使令後有貧富不均隨時升降淳化末始令諸縣以第一等戶為里正第二等戶為戶長里正督稅

衙前運官物陪償折耗役為至重民多破產者蔡襄韓絳嘗為帝言之乃立五則法令相替易然猶不能

以趙抃為殿中侍御史

抃為御史彈劾不避權倖聲稱凜然京師目為鐵面

御史其言務欲朝廷別白君子小人以為小人雖小過當力遏而絕之君子不幸註誤當保全愛惜以成就其德進拜殿中侍御史時吳充鞠真卿刀約馬遵呂景初吳中復呂濤蔡襄吳奎韓絳皆以直言居外忤言近日正人端士紛紛引去者以正色立朝不能諂事權要傷之者衆耳由是悉得召還六月

陳執中免

知諫院范鎮論執中無學術非宰相器會執中嬖妄咎小婢出外舍死中丞孫抃殿

中趙抃等論之不報至是以旱錄囚范鎮言執中為相不病而家居陛下欲弭災變宜速退執中以快天下之望今臺臣不以陰陽不和財匱民困盜賊滋熾獄犴充斥以責宰相而捨大索小暴揚燕私若用此為進退是因一婢逐一相非所以明等級辨堂陛也孫抃復與其屬郭申錫母湜范師錫等合班論奏執中過失詔令輪日入對執中竟免然執中在中書八年人莫敢干以私云以文彥博富弼

平章事

房博與弼同召至郊詔百官迎之范鎮言曰隆之以虛禮不若推之以至誠及宣制士大

夫相慶于朝帝遣小黃門覘知之語翰林學士歐陽修曰古之命相或得諸夢卜今朕用二相人情如此

豈不賢于夢卜哉修頓首賀會契丹使者耶律防至王德用與射于玉津園防曰天子以公典樞密而用

富公為相將相皆得人矣秋八月契丹主宗真卒子燕趙國王洪

基立復以重元為皇太叔

契丹主如秋山次于南崖之北峪有疾召長子燕趙

國王洪基諭以治國之要因大赦縱五坊鷹鷂焚釣魚之具翌日而殂洪基即位子樞前以皇太弟重元為皇太叔免拜不名大赦改元尊皇太后為太皇太后遣使告哀于宋夏高麗洪基字納琳小字察剌沉靜嚴毅有君人之容興宗早年居位不能制其母致有殺逆專擅之事既又不善厥謀遂有慶州貽悔之

舉然能感富弼之言申南北之好許諒祚之盟息忿
報之師於是政治內修條教宣明使無禽荒之失則

何讓於

聖宗焉 九月遣使弔祭于契丹

帝間契丹主殂發哀
成服于內東門幕次

遣使祭莫弔
慰及賀即位

冬十月下溪蠻彭仕義反知辰州宋守

信帥師討之不克而還

北江蠻酋最大者曰彭氏世
有溪州州有三曰上中下溪

又有龍賜忠順保靜感化天賜永順六州及懿安遠
新給富來寧南順高十一州為二十州焉氏有湖南

溪州刺史彭士愁等以溪錦蔣氏歸之馬氏立銅柱
為界建隆末彭允林以其地內附於是二十州悉置

刺史命其土酋世襲之而下溪州則魚都誓主以統
十九州焉謂之誓下州將世襲則都誓主率其羣酋

議子孫若弟姪親黨之當立者具名移辰州為保證
申鈐轄司以聞乃賜敕告印符受命者隔江北望再

拜謝恩下溪州則自彭允林丈勇儒猛仕端四世相繼為刺史及仕端死復命其弟仕義累加檢校尚書右僕射至是仕義子知上溪州師寶怨父取其妻乃赴辰州訴之仕義當殺誓下十三州將奪其印符而并其地貢奉賜予悉專之自號如意大王補置官屬將起為亂知辰州宋守信聞之乃以師寶為鄉導帥兵數千深入討伐仕義深入他洞不可得得其孥及銅柱而官軍戰死者十八九守信等皆坐貶自是蠻獠數入寇掠邊吏不能制矣

十一月南平王李德政卒子日尊嗣

詔贈德政侍中

南越王葬契丹興宗○十二月契丹初置五經

博士助教

契丹主自即位以來求直言者再親御清涼殿策進士張孝傑等四十四人復詔設

學養士頒五經傳疏置博士助教各一員

詔李仲昌修六塔河

河入中國行太行西

曲折山間不能為大患既出大岷東走赴海更平地
二千餘里禹迹既湮河井為一特以隄防為之限夏
秋霖潦百川衆流所會不免決溢而大名鄆灃滑益
濮齊淄滄棣濱德博懷衛鄭等郡及開封往往受其
害於是詔諸州長吏無河隄使通判無判官蓋以謹
力役而重水患也防塞之法甚備而決溢之患時有
說者以河隨時漲落自立春後凍解候人量水初至
凡一寸則夏秋當至一尺頗為信驗謂之信水二三
月桃花始開冰泮雨積川流猥集波瀾盛長謂之桃
華水春末蕪菁花開謂之菜花水四月麥芒變色謂
之麥黃水五月瓜實延蔓謂之瓜蔓水盛夏朔地堅
冰消釋沃蕩山石水帶礬腥併流于河謂之礬山水
七月豆秀謂之豆花水八月莢亂華謂之荻苗水九
月重陽謂之登高水十月水落復道謂之復槽水十
一十二月斷冰雜流乘寒復結謂之蹙凌水水信有
常率以為準非時暴漲謂之客水隨決隨塞瀕河苦

之至是河決大名館陶之郭因詔發丁塞之而河勢
猶壅殿中丞李仲昌請自瀘州商胡河穿六塔渠入
橫隴故道以披其勢富弼是其策詔發三十萬丁修
六塔河以回河道以知瀘州李璋為總管李仲昌提
舉河渠內侍張懷恩為都監王從善為鈐轄龍圖閣
直學士施昌言總領其事翰林學士歐陽修三上疏
力諫其不可
行帝不聽

丙申嘉祐元年

契丹清寧二年

春正月帝有疾文彥博帥宰相宿

衛禁中二月帝疾瘳乃罷

甲寅朔帝御大慶殿受朝
未罷疾暴作扶入禁中文

彥博呼內侍史志聰問狀對曰禁密不敢漏言彥博
叱曰爾曹出入禁闥不令宰相知天子起居欲何為
耶自今疾勢增損必以告不爾當行軍法又與劉沆
富弼謀啓醢于大慶殿因留宿殿廬志聰曰無故事

彥博曰此豈論故事耶復命近臣禱于寺觀諸州長吏禱于嶽瀆蠲天下被災田租而降赦死罪以下罷上元張燈令輔臣禱天地宗廟社稷知開封府王素夜叩宮門上變彥博不使入明旦有言禁卒告都虞候欲為亂劉沆欲捕治彥博召都指揮使許懷德問都虞候何如人懷德稱其愿可保彥博曰然則卒有怨誣之耳當亟誅之以靖衆乃請沆判狀尾斬卒于軍門北京留守賈昌朝素惡富弼陰結內侍武繼隆令司天官二人俟執政聚時於殿廷言國家不當穿河于北方致上體不安彥博知其意有所在然未有以制之後數日二人又上言請皇后同聽治亦繼隆所教也史志聰以其狀白執政彥博視而懷之不以示同列而有喜色徐召二人詰之曰汝今日有所言乎曰然彥博曰天文變異汝職所當言也何得輒預國家大事汝罪當族二人懼色變彥博曰觀汝真狂愚耳未忍治汝罪自今無得復然二人退乃出狀示

同列同列皆憤怒曰奴敢爾僭言何不斬之彥博曰
斬之則事彰灼於中宮不安衆乃曰然既而議遣司
天官定六塔方位復使二人往繼隆曰請留之彥博
曰彼本不敢妄言有教之者耳繼隆默不敢對二人
至六塔恐治前罪更言六塔在東北非正北也二月
甲辰帝疾愈御延和殿彥博等還私第當是時京師
業業賴彥博弼持重衆心乃安已而劉沆白帝曰陛
下違豫時彥博擅斬告反者彥博以沆判呈帝帝乃
解閏三月以王堯臣參知政事程戡為樞密副使戡

文彥博親故
改授副使

知諫院范鎮請建太子詔罷鎮諫職

諫職

性寬仁言事者競為激訐鎮知諫院獨務引大體非
關朝廷安危生民利疚則未嘗言及帝在位三紀忽
暴疾先雖育宗實宮中而未有建儲之意中外莫不
寒心無敢先言者文彥博因請于帝帝許之會疾瘳

而止至是鎮奮然曰天下事尚有大于此者乎即上
疏曰置諫官者為宗廟社稷計也諫官而不以宗廟
社稷計事陛下是愛死嗜利之人臣不為也方陛下
不豫海內皇皇莫知所為陛下獨以祖宗後裔為念
是為宗廟社稷之慮至深且明也昔太祖舍其子而
立太宗天下之至公也真宗以周王薨養宗子於宮
中天下之大慮也願以太祖之心行真宗故事拔近
屬之尤賢者優其禮秩置之左右與圖天下以繫億
兆人心疏奏文彥博使客問何所言鎮以實告客曰
如是何不與執政謀鎮曰自分必死故敢言若謀於
執政或以為不可豈得中輟乎章累上不報執政諭
之曰奈何效希名干進之人鎮貽書曰比天象見變
當有急兵鎮義當死職不可死亂兵之下此乃鎮擇
死之時尚可顧希名干進之嫌哉因復上疏言之愈
切聞者股栗除無侍御史知雜事鎮以言不從固辭
執政諭之曰今間言已入為之甚難鎮曰事當論其

是非不當問其難易諸公謂今日難于前日安知異
日不難于今日乎凡見帝面陳者三因泣下帝亦泣
謂曰朕知卿忠卿言是也當更俟三二年鎮退復上
疏以請前後章凡十九上待命百餘日鬚髮皆白朝
廷知不可奪乃改鎮糾察在京刑獄同修起居注時
井州通判司馬光亦言建儲事且勸鎮以死爭之翰
林學士歐陽修殿中侍御史包拯呂景初趙抃知制
誥吳奎等皆上疏力請於是宰相文彥博富弼王堯
臣等相繼勸帝早聽以唐介知諫院御史吳中復請召
定大計皆不見聽以唐介知諫院還唐介文彥博因
言于帝曰介頃為御史言臣事多中臣病其間雖有
風聞之誤然當時責之太深請如中復奏乃召介知
諫院時稱夏四月河決六塔流李仲昌于英州罷回河
彥博長者役

役

四月壬子李仲昌等命塞商胡北流入六塔河不
能容是夕復決溺兵夫漂芻藁不可勝計詔三司

判官沈立往行視內侍劉恢遂奏六塔之役水死者數千萬人穿土千犯忌禁且河口乃趙征村於國姓御名有嫌而大興鍾斷非便詔罷其役而令御史吳中復及內侍鄧守恭置獄于澧姑仲昌等違詔旨不俟秋冬塞北流而遽延以致決潰於是張懷恩流潭州仲昌流英州并施昌言李璋等被謫有差

大雨京

師屋壞江河溢

大雨水注安上門門關折壞官司廬舍數萬區諸路言江河決溢河北尤甚

六月雨社稷壇壞詔求直言

六月乙亥雨壞太社太稷壇詔羣臣實封言闕

失而分遣使賑卹被傷者於是翰林學士歐陽修知制誥吳奎侍御史呂景初皆以帝未建儲副為言而知制誥劉敞言之尤力

秋八月庚戌朔日有食之○狄青罷

青在

樞府每出入士卒輒指日以相矜誇至墮馬足不得行又其家數有光怪會京師大水青避于相國寺行

止殿上人情頗疑知制誥劉敞出知揚州陸辭言曰
陛下幸愛青不如出之以全其終帝然之乃以使相
判陳州青為人慎密寡言其計事必審中機會而後
發行師先正部伍明賞罰與士卒同饑寒勞苦雖敵
猝犯之無一士敢後先者故數有功
以韓琦為樞密
未嘗專賞蔽下故人皆樂為之死

使○九月命宰臣攝事于太廟大赦○冬十一月王

德用罷

德用將家子習知軍中情偽善以恩撫下故多得士心雖屢臨邊境未嘗親矢石督攻戰

而名聞四裔閭閻婦女小兒亦呼為黑王相公云以賈昌朝為樞密使○十

二月劉沆免

沆初以附張貴妃得進由是數為御史范師道趙抃等論列沆深疾之因上言

自慶歷後臺諫官用事朝廷命令之出事無當否悉論之必勝而後已專務扶人陰私莫辨之事以中傷

士大夫執政畏其言進擢尤速請行御史遷次之格
滿二歲者與知州帝從之既又陰欲出師道拊于外
中丞張昇曰天子耳目之官而宰相挾私斥之可乎
上疏極言于帝沆遂出知應天沆長于吏事然任數
善刺探權近過失陰以曾公亮參知政事○以包拯
持之以軒輊取事

權知開封府

拯性峭直剛毅惡吏苛刻為政務敦厚
雖嫉惡如仇而未嘗不推以忠恕與人

不苟合不偽辭色以悅人平生無私書及知開封貴
戚宦官為之斂手吏民不敢欺童稚婦人亦知其名
呼曰包待制京師為之語曰關節不
到有閭羅包老以其笑比黃河清焉

丁酉二年

契丹清寧三年
夏鐸都元年

春三月親試舉人

帝切于求
士進士諸

科一舉而獲選者至千三百餘人
士子習尚險怪奇僻之文號太學體張方平常言文章之變與政

通今設科取才專取辭藝士惟道義積于中英華發
于外然則以文取士所以叩諸外而質其中之蘊也
言而不度則何觀焉邇來文格日失其舊各出新意
相勝為奇朝廷惡其然屢下詔書戒敕而學者樂于
放逸罕能自還今賦或八百字論或千餘字策或置
所問而妄肆冒臆漫陳他事驅扇浮薄重虧雅俗豈
取賢斂才備治具之意耶其增習新體澶漫不合程
式悉乞考落雖為下詔揭示而士習不改是年翰林
學士歐陽修知貢舉痛抑新體仍嚴禁挾書者凡為
時所推譽善文者皆被黜榜出澆薄之士候修晨朝
聚謀于馬首街司選卒不能禁止至為祭文投修家
求其主名卒不能得然自是場屋之習遂為之變奇
險之辭始革矣三月癸卯帝御殿親試舉人及第出
身者凡八百七十七人舉人殿試免黜落自此年始
契丹使耶律防來
初興宗以其先世繪像來求御容
會殂事乃已至是復使耶律防陳

觀來求以成先志

張昇如契丹

報使也

秋八月置廣惠倉于諸

州

初天下沒入戶絕田官自粥之至是韓琦請留勿粥募人耕而收其租別為倉貯之以給州縣郭內

之老幼貧疾不能自存者謂之廣惠倉以提刑領其事歲終具出納之數上三司每千戶留田租百石以

是為差戶寡而田有餘則粥如舊

九月契丹使蕭扈來

求御容也

胡宿奉

帝繪像如契丹

冬十二月詔間歲舉士置明經科

進士諸科待試京師者恒六七千人一不幸有故不應詔往往沉淪十數年以此毀行干進者不可勝數王洙侍邇英閣講周禮至三年大比大考州里以贊鄉大夫廢興帝曰古者選士如此今率四五歲一下詔故士有抑而不得進者孰若裁其數而屢舉也下有司議咸請易以間歲之法則無滯才之歎薦舉數

既減半主司易以詳較得士必精且人少則有司易於檢察偽濫自不能容使寒苦藝學之人得進於是下詔間歲貢舉進士諸科悉解舊額之半增設明經試法凡明兩經或三經五經各問大義十條兩經通八三經通六五經通五為合格兼以論語孝經策時務三條出身與進士等而罷說書舉人

契丹

太后蕭氏卒

訥木錦卒
諡欽哀

戊戌

三年

契丹清寧四年

夏六月文彥博賈昌朝罷

彥博以使相判

河南封潞國公知諫院陳升之等恐昌朝遂代為相乃率僚屬上言昌朝建大第別創客位以待宦者宦官有稱制者樞密院釋不治昌朝竟出判許州昌以朝在侍從中多得名譽及執政始不為正人所與云

以

韓琦平章事宋庠田況為樞密使張昇為副使

時帝

春秋高且以疾不能御殿中外惴恐而儲嗣未建范
鎮雖解言職請之益切每入對未嘗不言冀以感動
帝意而帝依違不決琦既相乘間進曰皇嗣者天下
安危之所係自昔禍亂之起皆由策不早定陛下何
不擇宗室之賢者以為宗廟社稷計帝曰後官將有
就館者姑待之已而又生女琦懷漢書孔光傳以進
曰成帝無嗣立弟之子彼中材之主猶能如此況陛
下乎願以太祖之心為心則無不可者帝不答及昇
為中丞指切時政無所避畏帝謂之曰卿孤立乃能
如此昇對曰臣仰託聖主致位侍從是為不孤今陛
下之臣持祿養望者多而赤心謀國者少竊以為陛
下乃孤立耳帝為感動

秋八月乙亥

朔日有食之○王堯臣卒○下溪蠻彭仕義降

仕義復乞

內附奉朝貢歸連歲所掠甲仗士卒詔辰州
還其俘及銅柱自是復通中國然桀驁益甚
冬閏十

二月詔使吏母得知州軍及提點刑獄○詔定制科

進士遷次之格

時間歲舉士登第者衆驟致顯擢欲稍裁抑之下詔曰朕惟國之取士與

士之待舉不可曠而冗也故立間歲之期以勵其勤約貢舉之數以精其選著為定式申敕有司而高第之人嘗不次而用若循舊比終至濫官甚亡謂也自今制科入第三等與進士第一人除大理評事簽書兩使幕職官代還升通判再任滿試館職制科入第四等與進士第二第三除兩使幕職官代還改次等京官制科入第五等與進士為四第五除試銜知縣代還遷兩使職官錄廳人視此若夫高才異行施於有政而功狀較然者當以異恩擢焉帝之世十有三舉進士四千五百七十人其甲第之三人凡三十有九官不至公卿者五人而已

己亥

四年

契丹清寧五年

春正月丙申朔日有食之用牲于社帝避殿

不受朝○二月罷榷茶

自茶為官榷民私蓄盜販皆有禁歲報刑辟不可勝計國戶困於征

取官司並緣侵擾困陷罪戾至破產逃匿者歲比有之又
茶法屢變歲課日削官茶所在陳積縣官獲利無幾論者
皆謂宜弛其禁帝曰茶鹽民所食而強設法以禁之致犯
法衆顧經費尚廣未能弛禁爾既而葉清臣請令通商收
稅以免輦運之勞弭刑辟之濫又茶與鹽均為人用宜以
口定賦三司議以為不可行於是著作佐郎何鬲三班奉
職王嘉麟皆上書請罷給茶本錢縱園戶貿易而官收租
錢與所在征算歸推貨務以償邊糴之費可以疏利源而
寬民力富弼韓琦曾公亮然其策請于帝行之下三司議
三司言茶課給本收利所獲甚微而煩擾為患園戶輸納
侵害日甚小民趨利犯法益繁宜約歲入息錢之數均賦
茶民資其買賣所在收算而不給本錢遂下詔曰自唐建

中始有茶禁上下規利垂二百年民困誅求官積濫惡犯法者繫情所不忍是以江湖數千里為害以害民也其弛舊禁俾通商利以體吾民凡歲輸緡錢三十三萬八千有奇謂之租錢與諸路本錢悉儲以待邊糴自是惟臘茶禁如舊餘茶肆行天下矣論者猶謂朝廷志于恤人省刑其意良善然茶戶先時受錢于官而今也顧使納錢于官受納之間利害百倍先時百姓冒法販茶者被罰耳今悉均賦于民賦不時入刑亦及之是良民代冒法者受罪先時商賈為國遷貿而州郡收其稅今商賈以利薄不行致稅額不登經費日蹙翰林學士歐陽修劉敞皆主是說而帝力行前議焉

交

吐寇欽州○夏四月大裕于太廟。封周世宗後柴詠為

崇義公

給田十頃以奉周祀從著作佐郎何曷之請也

以范鎮知制誥

鎮入謝首言建儲事且曰陛下

許臣今三年矣願早定大計復獻裕享賦以諷焉帝猶未許

田況罷

況寬厚明敏有文武材好論天下事言甚

明切以疾罷

冬十一月汝南郡王允讓卒追封濮王謚安懿

允讓天資渾厚

內寬外莊喜愠不見于色嘗至大宗正寺宗子有好學者免進之以善若不率教則勸戒之至不變始正其罪故皆畏服及薨以其子宗實育于宮中故卹典有加以牧地賦貧民

庚子五年

契丹清寧六年

春正月鑿二股河○夏四月程戡免

戡與宋庠不合數爭

議于帝前臺諫以為言帝不悅之殿中侍御史呂誥復論戡結貴倖以致位乃免

以孫抃為樞密

副使○五月以王安石為三司度支判官

撫州臨川人王安石好讀書屬文

曾鞏攜其所撰以示歐陽修修為之延譽擢進士上第授淮南判官故事秋滿許獻文求試館職安石獨否乃調通判舒州文房博為相薦安石恬退乞不次進用以激奔競之風歐陽修為學士薦安石為諫官安石皆以祖母年高為辭修以其須

祿養復言於朝召為羣收判官改度支判官安石議論高
奇能以辨博濟其說果於自用慨然有矯世變俗之志於
是上萬言書其大要以為今天下之財力日以困窮風俗
日以衰壞患在不知法度不法先王之政故也法先王之
政者法其意而已法其意則吾所改易更革不至乎傾駭
天下之耳目闢天下之口而固已合先王之政矣因天下
之力以生天下之財取天下之財以供天下之費自古治
世未嘗以財不足為患也患在治財無其道耳先是館閣
之命屢下安石輒辭不起士大夫謂其無意于世恨不識
其面朝廷每欲畀以美官惟患其不就也及赴是職而
聞者莫不喜悅焉

六月曾公亮上新唐書

帝以自商周以來為國長久者惟漢與唐

而劉煦等所撰唐史卑弱淺陋不足以起其文使唐之
君臣功烈不足以動人耳目乃命翰林學士歐陽修端
明殿學士宋祁刊修之范鎮王疇宋敏求呂夏卿劉義
叟等為編修官參知政事曾公亮提舉其事十有七年

而成凡二百二十五卷其事則增于前文則省于舊紀志表則歐陽修撰之傳則宋祁撰焉修以祁先進且位重故各著其名以自異

秋七月交趾寇邊詔發諸州兵討之

○冬十一月宋庠免

庠再登用浮沉固寵又愛信幼子縱其與小人遊殿中侍御史呂

誨論庠陰求援助徇私紊法罷判鄭州

以曾公亮為樞密使張昇孫抃

參知政事歐陽修陳旭趙槩為樞密副使○以薛向

為陝西轉運使兼制置解鹽事

范祥卒故也

辛丑六年

契丹清寧七年

春三月富弼以母喪去位詔起復之弼

固辭

弼為首相守典故而傳以公議無容心於其間由是百官任職天下無事以母喪去位故事執

政遭喪皆起復帝虛位五起之弼周請終制且夏四
曰起復金革之變禮不可施於平世帝許之

月陳旭罷

知諫院唐介趙抃御史范師道呂誨上疏論旭陰結宦者故得大用帝曰朕選用執

政豈容內臣預議耶旭亦請罷乃知定州而介等皆外補以包拯為樞密副使○

六月壬子朔日有食之是日京師陰雨

司天言當食六分之半食

四分而雨羣臣欲援至和例稱賀中丞王疇言若受賀則失祗畏奉天之意同判尚書禮部司馬光言日之所照周徧中外雲之所蔽至為近狹雖京師不見四方必有見者天意若曰人君為陰邪所蔽灾戕甚明天下皆知其憂危而朝廷獨不知也食不滿分者乃歷官術數不精當治其罪亦非所以為賀也帝從之以司馬光同知諫院
光入對首言臣昔通判并州所言三章願陛下果斷力行

帝沉思久之曰得非欲選宗室為繼嗣者乎此忠臣之言但人不敢及耳光對曰臣言此自謂必死不意陛下開納帝曰此何害古今皆有之光復上疏言人君之大德有三曰仁明武致治之道有三曰任官信賞必罰且言養兵之術務精不務多赦書害多而利少非國家之善政也又進五規曰保業惜時遠謀重微務實帝深納之

以王安石知制誥

安石自度支判官改同修起居注辭之累日閣

門吏齋敕就付之拒不受吏隨而拜之則避于廁吏置敕於案而去又追還之上章至八九乃受遂加制誥糾察在京刑獄秋八月以曾公亮平章事張昇為樞密使

胡宿為副使

宿為人清慎忠實臨事不妄發既發亦不可回止其當重任尤能顧惜大體及

入政府羣臣多更張庶事以革宿弊宿曰變法古人所難不務守祖宗成法而徒紛紛無益於治也閏

八月策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之士于崇政殿

王介蘇軾

皆在舉中輒對切直胡宿力請黜之帝不許曰求直言而以直棄之天下其謂我何乃收入第四等

王

安石以母喪去職

時有詔舍人院無得申請除改文字安石爭之曰審如是則舍人不

得復行其職而一聽大臣所為自非大臣欲傾側而為私則立法不當如是今大臣之弱者不敢為陛下守法而强者則挾上旨以造令諫官御史無敢逆其意者臣實懼焉語皆侵執政執政者不悅會以母喪遂去
以歐陽修參知政事○以范鎮為翰林學士○冬

十月起復濮安懿王子宗實知宗正寺固辭不拜

臣

以儲位未建為憂言者雖切而帝未之允司馬光上疏曰向者臣進豫建太子之說意謂即行今寂無所

聞此必有小人言陛下春秋鼎盛何遽為此不祥之事小人無遠慮特欲倉卒之際援立其所厚善者耳定策國老門生天子之禍可勝言哉帝大感動曰送中書光見韓琦等曰諸公不及今定議異日禁中夜半出寸紙以某人為嗣則天下莫敢違琦等拱手曰敢不盡力時知江州呂誨亦上疏言之及琦入對以光誨二疏進讀未及有所啟帝遽曰朕有意久矣誰可者琦惶恐對曰此非臣輩所可議當出自聖擇帝曰官中嘗養二子小者甚純近不慧大者可也琦請其名帝曰宗實琦等遂力贊之議乃定宗實天性篤孝好讀書不為燕嬉褻慢服御儉素如儒者時居濮王喪乃起復為泰州防禦使知宗正寺琦曰事若行不可中止陛下斷自不疑乞內中批出帝意不欲官人知曰只中書行足矣命下宗實乞終喪不允凡十八表而後許之帝復以問琦琦對曰陛下既知其賢而選之今不敢遽當益器識遠大所以為賢也願固

起之帝
曰然
十二月復豐州

壬寅七年

契丹清寧八年

春三月孫抃罷

抃篤實無威儀居政府年耄善忘舉止語言傳

者為口實御史韓鎮論罷之

以趙槩參知政事吳奎為樞密副使

槩與韓琦曾公亮歐陽修同心輔政朝廷以治修以軍民官吏財利政之先務乃擢百司之要中書所當知者集為總目遇事取視之不復求諸有司焉夏五月包拯卒○秋八月以

皇從兄濮安懿王子宗實為皇子賜名曙封鉅鹿郡

公

宗實既終喪帝復起之猶力辭韓琦言於帝曰宗正之命初出外人皆知必為皇子不若遂正其名

帝從之議既定中書召翰林侍讀學士王珪作詔珪曰此大事也非面受旨不可明日珪請對進曰海內

望此舉久矣果出自聖意乎帝曰朕意決矣珪再拜
賀始退而草詔歐陽修聞之歎曰王珪真學士也詔
下宗實復稱疾固辭章十餘上記室周孟陽請其故
宗實曰非敢徵福以避禍也孟陽曰今已有此迹設
固辭不受中人別有所奉遂得燕安無患乎宗實始
悟會司馬光進言於帝曰皇子辭不貲之富至於旬
月其賢於人遠矣然父召無諾君命召不俟駕願以
臣子大義責之宜必入帝從之宗實遂受命將入宮
戒其舍人曰謹守吾舍上有適嗣吾歸矣因肩輿赴
召良賤不滿三十人行李蕭然唯書數厨而已中外
相賀既為皇子慎靜恭默無所

冬十月詔賜諸路常

平糴本錢

詔內藏庫三司共出緡錢一百萬助糴天下常平倉

折繼祖卒以其

兄子克柔權領府州事○召福州處士陳烈為國子

監直講不至

侯官人陳烈性介僻篤於孝友學行端飭動遵古禮平居終日不言御童僕如

對賓客里中敬之從學者常數百人賢父兄訓子弟必舉烈言行以示之公卿交薦其賢朝廷屢召之固

辭不起人問其故烈曰吾學未成也

癸卯

八年

契丹清寧九年夏拱化元年

春三月帝崩于福寧殿夏四月

皇子鉅鹿郡公曙即位尊皇后為皇太后赦

三月辛未帝暴

疾崩于福寧殿皇后聞之悉敕諸門鎗寘于前召皇子入以遺詔令嗣位皇子驚再言曰曙不敢為因反

走韓琦等共挽留之四月壬申朔皇子即位欲亮陰三年命韓琦攝冢宰宰臣不可乃止仁宗恭儉仁恕

敬天重民有司嘗請以玉清舊址為苑帝曰吾奉先帝苑園猶以為廣何以是為燕私常服浣濯帳帝衾

視多用縉紳嘗中夜饑思燒羊戒勿宣索曰恐膳夫自此戕賊物命以備不時之需大辟疑者皆令上獄歲嘗活千餘人吏部選人一坐失入死罪皆終身不遷每諭輔臣曰朕未嘗詈人以死況敢濫用刑乎在位四十二年之間吏治若媮惰而任事蔑殘刻之人刑法似縱弛而決獄多平允之士國未嘗無嬖倖而不足以累世治之體朝未嘗無小人而不足以勝善類之氣君臣上下惻怛之心忠厚之政所以培壅國基者厚矣子孫一矯其所為馴致于亂

帝有疾詔請皇

太后權同處分軍國事

乙亥帝得暴疾詔請皇太后權同處分軍國事後乃御內

東門小殿垂簾宰臣覆奏事后性慈儉頗涉經史及聽政多援經義以決事中外章奏日數十上一一能記綱要有疑未決者則曰公輩更議之未嘗出已意檢柅曹氏及左右臣僕毫分不以假借宮省肅然

立高氏為皇后

后侍中璦之曾孫祖太尉繼勲父北

少育于宮中與帝同年生又俱撫鞠于太后仁宗嘗
曰異日必以為配既長遂成婚生三子至是冊為后

五月以富弼為樞密使○秋七月帝疾瘳

帝疾甚舉
措或改常

度遇官者尤少恩左右多不悅乃共為譏間兩宮遂
成嫌隙內外洎懼知諫院呂誨上書兩宮開陳大義
詞旨深切多人所難言者然兩宮猶未釋然一日韓
琦歐陽修奏事簾前太后嗚咽流涕具道所以琦曰
此病故爾病已必不然子疾母可不容之乎后意不
解修進曰太后事先帝數十年仁德著于天下昔溫
成之寵太后處之裕如今母子之間反不能容耶后
意稍和修復曰先帝在位久德澤在人故一日晏駕
天下奉戴嗣君無敢異同者今太后一婦人臣等五
六書生耳非先帝遺意天下誰肯聽從后默然久之

琦進曰臣等在外聖躬若夫調護太后不得辭其責
后驚曰是何言我心更切也同列聞者莫不流汗後
數日琦獨見帝帝曰太后待我少恩琦對曰自古聖
帝明王不為少矣獨稱舜為大孝豈其餘盡不孝哉
父母慈而子孝此常事不足道惟父母不慈而子不
失孝乃為可稱但恐陛下事之未至耳父母豈有不
慈者哉帝大感悟帝自六月不御殿七月壬子初御
紫宸殿見百官琦因請乘輿禱雨具素服以出人情
大安

契丹太叔重元反耶律仁先敗之重元自殺

契丹主尊

寵太叔重元甚至賜以金券免拜不名而重元陰懷
異圖是月契丹主田于灤水之太子山重元子楚國
王尼魯古與陳國王辰祿衛王特布等四百人謀作
亂敦睦宮使耶律良上變契丹主召南院樞密使許
王耶律仁先語之且急召尼魯古仁先曰此曹凶逆
臣固疑之陛下宜謹為備臣請帥衛士以討焉尼魯

古聞召知事泄遂誘脅弩手軍陣于行宫外仁先出未及介馬賊黨已犯帷殿契丹主急欲走南北院仁先曰陛下若捨扈從而行賊必躡其後且南北大王心未可知乃止仁先環車為營折行馬為兵仗帥官屬近侍三十餘騎陣柵外使北院樞密使趙王耶律伊遜等率宿衛士卒庖夫弩手傘子等三百餘人與尼魯古戰方合賊衆多降尼魯古知事不濟躍馬突出為近侍渤海阿蘇等射殺之重元被傷而退其黨殿前點檢耶律徹爾謂樞密同知蕭呼圖克曰行宮無備宜乘夜劫之庶或有濟若俟明日外援必至其誰與我呼圖克曰第圖之勿令外軍得入彼何能為黎明而發何遲之有重元從之令四面巡警待旦遂奉重元僭位以呼圖克為樞密使而率奚人二千薄行宮五院部節度蕭塔拉兵適至仁先俟賊氣沮背營而陣乘便奮擊塔拉自外擾之賊徒大奔追殺二十餘里重元走大漠嘆曰尼魯古使我至此乃自殺黨

與皆伏誅契丹主執仁先手曰平亂皆卿之力也加
尚父進封宋王伊遜等加賞有差伊遜五院部人美
風儀外和內狡家素貧為人牧羊稍長為文班吏掌
太保印得入宮仁懿皇后見其詳雅如素宦者令補
筆硯吏與宗亦愛之遂累擢至樞密
與北府宰相張孝傑貴寵用事于國冬十月葬永昭

陵○十二月命侍臣講讀經史于邇英閣

翰林侍讀學士劉敞

進讀史記至堯授舜以天下拱而言曰舜至側微充
禪之以位天地享之百姓戴之非有他道惟孝友之
德光于上下耳帝悚然改容太
后聞之亦大喜兩宮之疑漸釋作寶文閣藏仁宗御集也

甲辰英宗皇帝治平元年

契丹清寧十年

夏四月放宮女還其父家

凡三百二十五人從
諫院司馬光之言也

知

五月浚五股河

河流派別于魏州之第六

埽名曰二股河其廣二百尺距魏恩德博之境百三十里東至德滄入海轉運使韓贄請浚之以紓恩冀之患至是詔併五股河治之

皇太后還政于帝封韓琦為魏國公

帝疾大瘳韓琦欲太后撤簾還政乃取十餘事稟帝帝裁決悉當琦即詣太后覆奏后每事稱善琦因白后求去后曰相公不可去我當居深宮耳遂起琦即厲聲命撤簾簾既落猶於御屏後見后衣也帝親政加琦右僕射

作孝嚴殿于景靈宮

奉仁宗御容也

秋八月錄

周世宗後○內侍任守忠有罪蘄州安置

初章獻太后臨朝守

忠與都知江德明等交通請謁權寵過盛累推內侍入內都知仁宗以未有儲嗣屬意于帝守忠建議欲援立昏弱以邀大利及帝即位又秉帝疾語言誕妄交搆兩宮知諫院司馬光論守忠大姦陛下為皇子

非守忠意沮壞大策離間百端賴先帝不聽及陛下
嗣位反覆交構國之大賊乞斬于都市以謝天下呂
誦亦上疏論之然猶未即加罪一日韓琦出空頭敕
一道歐陽修已簽趙鼎難之問修曰如何修曰第書
之韓公必自有說鼎不敢違既而琦坐政事堂召守
忠立庭下曰汝罪當死遂貶保信軍節度副使蘄州
安置取空頭敕填與之即日押行琦意以為少緩
則中變也其黨史昭錫等悉竄南方中外咸快之九

月復武舉○冬十一月刺陝西民為義勇軍

韓琦言三代漢

唐以來皆籍民為兵唐置府兵最為近古今之義勇
河北幾十五萬河東幾八萬勇悍純實若稍加簡練
亦唐之府兵也河東北陝西三路當西北控禦之地
事當一體今若于陝西諸州刺手背以為義勇甚便
乃命徐億等往料陝西諸戶三丁之一刺之凡十三
萬八千四百六十五人各賜錢二千民情驚擾而紀

律疎略不可用知諫院司馬光上疏力諫帝示韓琦
琦曰兵貴先聲諒祚方桀驚使驟聞益兵二十萬豈
不震懼光曰兵貴先聲為其無實也獨可欺于一日
之聞耳今吾雖益兵實不可用不過十日彼將知其
詳尚何懼琦曰君但見慶厯間鄉兵刺為保捷憂令
復然已降敕與民約永不充軍遣戍邊矣光曰朝廷
嘗失信于民未敢以為然琦曰吾在此君無憂光曰
公長在此地可也異日他人當位用以運糧戍邊反

掌間耳琦不從
竟為陝西之患

十二月西蕃木征以河州來附

初唃廝囉

娶李立遵女生唃廝囉及磨角又娶喬氏生董唃立
遵既與唃廝囉不協李氏寵亦衰斥為尼于廓州而
銅其二子二子乃結母黨李巴全竊母奔宗哥城唃
廝囉不能制磨角因撫有宗哥寶元中磨角死
部人立其子唃廝囉欺丁李氏懼孤弱不能守乃復請
屬唃廝囉唃廝囉則居龕谷而死唃廝囉二子長曰木征

居河州少曰膳吳叱居銀川而董魏與母別居歷精
城號令嚴明人憚服之有衆六萬日以盛強獨有河
北之地由是唃廝囉所部分矣至
是木征率其衆以河州乞內附
吳奎以父喪去位

○以王疇為樞密副使

乙巳二年

契丹咸
雍元年

春正月契丹立梁王濬為太子

濬契丹
主長子

生八
年矣

二月王疇卒○三月行明天厯

周琮所
造也

夏四月

詔議崇奉漢安懿王典禮

初知諫院司馬光以帝必
將追隆所生嘗因奏事言

漢宣帝為孝昭後終不追尊衛太子史皇孫光武上
繼元帝亦不追尊鉅鹿南頓君此萬世法也既而韓
琦等奏請下有司議漢安懿王及夫人王氏韓氏仙
遊縣君任氏合行典禮益欲稱為考妣也帝令須大

祥後議之至是乃詔禮官與待制以上議翰林學士王珪等相視莫敢先發司馬光獨奮筆曰為人後者為之子不得顧私親王宜準封贈期親尊屬故事稱為皇伯高官大國極其尊榮衆以為然議成珪即命吏具以光手藁為按而上奏曰先王制禮尊無二上若恭愛之心分於彼則不得專於此是以秦漢以來帝王有自旁支入承大統者或推尊其父母以為帝后皆見非當時取譏後世臣等不敢引以為聖朝法况前代入繼者多官車晏駕之後援立之策或出臣下非如仁宗皇帝年齡未衰深惟宗廟之重祇承天地之意於宗室衆多之中簡推聖明授以大業陛下親為先帝之子然後繼體承桃光有天下濮安懿王雖於陛下有天性之親顧復之恩然陛下所以負宸端冕富有四海子子孫孫萬世相承皆先帝德也臣等竊以為濮王宜準先朝封贈期親尊屬以高官大國誥國裏國仙遊並封太夫人攷之古今為宜稱于

是中書奏王珪等所議未見詳定濮王當稱何親名與不名珪等議濮王於仁宗為兄于皇帝宜稱皇伯而不名參知政事歐陽修引喪服大紀以為為人後者為其父母服降三年為期而不沒父母之名以見服可降而名不可沒也若本生之親改稱皇伯歷攷前世皆無與據進封大國則又禮無加爵之道請下尚書集三省御史臺議奏詔下而太后手詔詰責執政六月甲寅帝乃詔曰如聞集議不一權宜罷之令有司博求典故以聞

五月以陳旭為樞密副使○詔宗室封王

者子孫襲爵○秋七月富弼罷

弼以足疾求解政乃以使相鄭國公判揚

州張昇罷

昇請老帝曰太尉勤勞王家詎可遽去但命五日一至院進見母蹈舞司馬光亦疏

昇忠謹清直不可干以私請留以文彥博為樞密使于朝而昇求去益力乃判許州

呂公弼為副使

彥博自河南入覲帝曰朕之立卿之功也彥博悚然對曰陛下繼大統

乃先帝意皇太后協贊之力臣何功之有且陛下登儲纂極之時臣方在外皆韓琦等承聖志受顧命臣無預焉帝曰備聞始議卿于朕有恩彥博避謝不敢當帝曰曷煩卿西行即召還矣乃改判永興軍遂召為樞密使八月京師大雨壞屋漂民詔求直言八月庚寅大雨京師

平地涌水壞官私廬舍漂人民畜產不可勝計是日帝御崇元殿宰相而下朝參者十數人而已詔開西華門以洩宮中積水水奔激殿侍班屋皆摧沒人畜多溺死官為葬祭其無主者千五百八十人乙未下詔責躬乞言且命罷宴減膳禱于山川冬十一月吐蕃唃廝囉卒以其

子董氍為保順節度使

丙午三年遼咸雍二年

春正月契丹復國號曰遼○詔立濮安

懿王園廟以王子宗懿為濮國公主祠事貶侍御史

呂誨等于州縣

濮王崇奉之議久而未定翰林學士范鎮上言曰陛下既以仁宗為考又

加于濮王則其失非細凡漢之稱皇考稱帝立寢廟序昭穆皆非陛下聖明之所法宜如王珪等議執政惡之侍御史呂誨范純仁趙瞻監察御史呂大防同知諫院傅堯俞等復引義固爭以為王珪議是乞從之章七上而不報誨遂劾韓琦不忠五罪曰昭陵之土未乾遽欲追崇濮王使陛下厚所生而薄所繼隆小宗而絕大宗言者論辨累月琦猶遂非不為改正中外憤鬱萬口一辭願黜居外藩以慰士論又與純仁大防共劾歐陽修首開邪議以枉道說人主以近利負先帝陷陛下於過舉而韓琦曾公亮趙鼎附會不

正乞皆貶黜亦不報既而太后手詔中書門下曰吾聞羣臣議請皇帝封崇漢安懿王至今未見施行吾載閱前史乃知自有故事漢安懿王譙國夫人王氏襄國夫人韓氏仙遊縣君任氏可令皇帝稱親漢安懿王稱皇王氏韓氏任氏並稱后事方施行帝即日手詔曰稱親之禮謹遵慈訓追崇之典豈易克當其以瑩為園即園立廟俾王子孫主奉祠事如皇太后旨乃以瑩為園置守衛吏即園立廟以王子宗懿為濮國公奉王後詔臣民避王諱呂誨以所論奏不見聽用繼納御史敕告家居待罪帝令閤門以告還之誨力辭臺職且言與輔臣勢難兩立帝以問執政歐陽修對曰御史以為理難並立若臣等有罪當留御史帝猶豫久之命出御史乃下遷誨知蘄州范純仁請同黜遂通判安州呂大防知休寧縣范鎮知陳州于是趙瞻傅堯俞使契丹還即上疏乞同貶乃出瞻通判汾州帝眷注堯俞獨進除侍御史堯俞曰誨等

已逐臣義不當止帝不得已命知和州知制誥韓維及司馬光皆上疏乞留誨等不報遂請與俱貶亦不許侍讀呂公著言陛下即位以來納諫之風未彰而屢誑言者何以風天下帝不聽公著乞補外乃出知蔡州誨等既出濮議亦寢

事○夏主寇大順城趙明敗之

先是夏主諒祚遣吳宗來賀即位詔令門

見使者不從至順天門且欲佩魚及儀物自從引伴高宜禁之不可留止廢置一夕絕其供饋宗語不遜宜折之使如故事良久乃聽入及賜食又訴于押伴張觀詔命還赴延州與宜辨之宗度理屈不復乞置對遂詔諒祚懲約宗諒祚不奉詔而出兵秦鳳涇原抄熟戶擾邊塞殺掠人畜以萬計遂寇大順城圍柔遠砦砦官趙明擊退之知延州陸誵謂由積習致然不加折請則國威不立因留其請時服使者及歲賜

而移宥州問故帝聞之喜曰固知詵能辨此諒祚聞而懼遂報言邊吏擅興令誅之矣因遣使貢方物以謝罪初諒祚寇大順韓琦議俘其歲賜絕其和市遣使問罪文彥博難之或舉寶元康定時事琦曰諒祚狂童也非有元昊智計而吾邊備過當時遠甚亟詰之必服不從會陸詵策與琦合而諒祚果歸款帝顧琦曰一如秋九月戊子朔日有食之○冬十月以郭

逵為陝西四路沿邊宣撫使判渭州○詔三歲一試

舉人○十一月帝有疾十二月立穎王頊為皇太子

大赦

時帝久疾韓琦入問起居因進言曰陛下久不視朝願早建儲以安社稷帝頷之即召學士承旨張

方平至福寧殿帝馮几言言不可辨方平進筆請乃書曰來日降詔立皇太子方平抗言曰必穎王也適

長而賢請書其名帝力疾書之方平退草制立太子
太子既立帝因泣然下淚文彥博退謂琦曰見上顏
色否人生至此雖父子亦不能不動也

丁未

四年

遼咸雍三年

春正月帝崩于福寧殿皇太子即位大

赦

帝崩年三十六英宗以明哲之資膺繼統之命臨政必問故事與古治所宜每有裁決皆出羣臣意

表雖以疾痰不克大有所為然使後世欽仰高風詠嘆至德何其盛哉

尊皇太后曰太

皇太后皇后曰皇太后○以吳奎為樞密副使○以

韓琦兼侍中文彥博兼中書令

宰執羣臣進秩有差

二月立妃

向氏為皇后

后太尉敏中之曾孫定國留後經之女帝為穎王納為妃

進封李日

尊為南平王○三月歐陽修罷

修既以議濮王典禮為呂誨所詆惟蔣之

奇以修議為是及誨等斥而修薦之奇為御史衆因目為姦邪之奇患焉思所以自解會修婦弟薛宗孺有憾于修造帷簿不根之謗推辱之展轉達于中丞彭思永思永以告之奇之奇即上章劾修帝初即位欲加深譴訪諸故宮臣孫思恭思恭為修辨釋修亦杜門請推治帝使詰思永之奇所從來皆辭窮乃默思永知黃州之奇監道州酒稅修因力求退乃以觀文殿學士知亳州修天資剛勁見義勇為平生與人盡言無隱獎引後進如恐不及賞識之下率為聞人及在政府與韓琦同心輔政士大夫有所干請輒面諭可否雖臺諫論事亦必以是非非詰之怨誹益衆自五代以來文體卑弱鏤刻駢偶梁周翰高錫柳開范杲頗尚淳古及楊億劉筠聲偶之辭出學者靡然從之穆修于是獨為古文然力不足以變士習修遊隨州

得唐韓愈遺藁於廢書簾中讀而心慕之苦心探賸
至忘寢食與尹洙迭相師友遂以文章名冠天下其
為文天才自然豐約中度言簡而明信而通引物連
類折之於至理以服人心超然獨鶩衆莫能及故天
下翕然師尊之宗義公柴詠致仕以其子若訥襲爵○以司

馬光為翰林學士固辭不許

光力辭帝曰古之君子或學而不文或文而不

學惟董仲舒揚雄魚之卿有文學何辭為光對曰臣不能為四六帝曰如兩漢制誥可也且卿能進士取高第而云不能四六何耶是職非卿其誰能堪之光乃就職以吳奎參知政事○

閏月以王安石知江寧府

終英宗之世王安石被召未嘗起然自以楚士寡援中

朝因結韓呂二族以取重於是韓維呂公著兄弟更稱揚之帝在穎卽韓維為記室每講說見輒輒曰此

非維之說維之友王安石之說也維遷庶子又薦安石自代帝由是想見其人及即位召之安石不至帝謂輔臣曰安石歷先帝朝召不赴願以為不恭今又不至果病耶有所要耶吳奎對曰臣嘗與安石同領羣牧見其護前自用所為迂濶萬一用之必紊綱紀矣乃命知江寧府夏四月以司馬

光為御史中丞

光為中丞上疏論心術之要三曰仁明武治國之要三曰官人信賞必罰

言甚切至且曰臣獲事三朝皆以此六事獻平生力學所得盡在是矣

秋八月葬永厚

陵○以周後柴貽廓為三班奉職○九月召王安石

為翰林學士

曾公亮疾韓琦專因力薦安石觀以間琦也

韓琦罷

琦執政三朝或

言其專帝頗不悅中丞王陶料必易置大臣欲自規重位因劾琦不押文德殿常朝班為跋扈琦閉門待

罪吳奎以陶為過言詔徙陶為翰林學士奎又執不
可陶遂言奎阿附因廷辯不已帝以陶過毀大臣出
知陳州而奎亦罷知青州琦求去益力帝不得已以
琦為鎮安武勝軍節度使司徒兼侍中判相州入對
帝泣曰侍中必欲去今日已降制矣然卿去誰可屬
國者王安石何如琦對曰安石為翰林學士則有餘
處輔弼之地則不可帝不答琦蚤有盛名識量英偉
臨事喜愠不見于色居相位再決大策以安社稷當
是時朝廷多故琦處危疑之際知無不為或曰公所
為誠善萬一蹉跌豈惟身不自保恐家無處所矣琦
歎曰是何言耶人臣當盡力事君死生以之至于成
敗天也豈可豫憂其不濟遂輒不為哉聞者愧服天
資忠厚折節下士無貴賤禮之如一尤以獎拔人材
為急儻公論所與雖意所不悅亦收用之故得人為
多選餉羣司皆使奉法循禮其所建請惟顧義之所
在無適莫心與富弼並著勲業故時人稱賢相者必

曰富韓 吳奎陳旭罷奎既罷知青州司馬光諫曰奎名望清重今為王陶絀奎恐大臣皆

不自安各求引去陛下新即位于四方觀聽非宜韓維亦以為言帝乃召奎還中書及韓琦罷相奎與旭亦去奎博學清重達于從政嘗言于帝曰陛下在推誠應天天意無他合人心而已若以至誠格物莫不以至誠應則和氣之感自然而至今民力困極國用窘乏必俟順成乃可及他事帝王所職惟在于判正邪使君子常居要近小人不得以害之則自治矣帝因言堯時四凶猶在朝奎曰四凶雖在不能惑堯之聰明聖人以天下為度未有顯過固宜包容但不可使居要近地耳帝然之 以呂公弼為樞密使張方平趙抃參知政事邵亢為樞密副使

抃

政嚴而不苛所至辦治帝聞其名自成都召知諫院故事近臣召自外州將大用者必更省府不為諫

官及命下大臣以為疑帝曰吾賴其言耳苟欲用之無傷也及入謝帝謂曰聞卿匹馬入蜀以一琴一鶴自隨為治簡易亦稱是乎遂拜參知政事忤戚顧知遇朝廷有未協者必密啟聞帝嘉其忠恒褒答之

復以司馬光為翰林學士呂公著乞解知道進銀臺

司從之

光論張方平不協物望難居政府帝不從還光翰林兼侍讀學士知道進銀臺司呂公著

封還除目曰光以舉職賜罷是為有言責者不得盡其言也詔以告直付閣門公著又言制命不由門下

則封駁之職因臣而廢願正臣罪遂解銀臺司而光還翰林

冬十月張方平以父

喪去位

方平慷慨有氣節平居未嘗以言徇物以色假人名重當時所至有政績然乏公輔之望

初御通英閣召侍臣講讀經史○种諤襲夏人嵬名山

以歸遂城綏州

夏監軍寇名山部落在故綏州名山弟夷山請降于知青澗城种諤使人因夷山以誘

名山賂以金孟名山小吏李文喜受之陰許歸款而名山未之知也諤即以聞且欲因取其河南地知延州陸詵曰數萬之衆納土容可受若但以衆來情偽未可知耳安所置之戒諤毋妄動諤持之力詔詵召諤問狀與轉運使薛向議撫納詵言名山誠能據橫山以扞敵我以刺史世封之使自為守固為中國之利今無益我而啟西轡非計也乃共畫三策令幕府張穆之入奏穆之陰受向指說言必可成帝意詵不協力徙之秦鳳諤不待命悉起所部兵長驅而進圍名山之帳名山不得已舉衆從諤而南得首領三百戶萬五千兵萬人遂城其地夏人來爭諤擊敗之陸詵劾諤擅興之罪欲捕治之未果而徙秦之命至西方用兵自此始矣

通鑑續編卷七

欽定四庫全書

通鑑續編卷八

元 陳桎 撰

戊申

神宗皇帝熙寧元年

遼咸雍四年

春正月甲戌朔日有食

之帝不受朝詔宰臣極言闕失○趙鼎罷

鼎秉心和平與人無

怨惡在官如不能言然陰以利物者為多時議比之劉寬妻師德以老求罷

以唐介叅知

政事

先是宰相省閱所進文書于待漏院同列不得聞介謂曾公亮曰身在政府而事不預知上或

有所問何辭以對乃

二月以孔若蒙襲封衍聖公

○三月夏國主諒祚卒子秉常立

秉常年七歲矣諡諒祚曰昭英皇帝

廟號毅宗遣使來告哀帝遣劉航冊命秉常為夏國主遼遣使冊為夏國王諒祚之世嘗去蕃禮從漢儀服中國衣冠往往以漢官命其臣且數上表求九經唐史冊府元龜宋正旦冬至朝賀儀仁宗以九經賜

之夏四月詔翰林學士王安石越次入對

王安石受命歷七月始

至京師及入對帝問為治所先安石對曰擇術為先帝曰唐太宗何如曰陛下當法堯舜何以太宗為哉堯舜之道至簡而不煩至要而不迂至易而不難但末世學者不能通知以為高不可及耳帝曰卿可謂責難於君朕自視眇躬恐無以副卿此意可悉心輔朕庶同濟此道一日講席羣臣退帝留安石坐曰有欲與卿從容論議者因言唐太宗必得魏徵劉備必得諸葛亮然後可以有為二子誠不世出之人也安

石曰陛下誠能為堯舜則必有皋夔稷契誠能為高宗則必有傳說彼二子者何足道哉以天下之大人民之衆百年承平學者不為不多然常患無人可以助治者以陛下擇術未明推誠未至雖有皋夔稷契傳說之賢亦將為小人所蔽卷懷而去耳帝曰何世無小人雖堯舜之時不能無四凶安石曰惟能辨四凶而誅之此其所以為堯舜也若使四凶得肆其讒慝則皋夔稷契亦安肯苟食其祿以終身乎詔安石越次入對

六月詔錄唐魏徵狄仁傑後○河決

恩冀瀛州○秋七月以陳升之知樞密院事

故事樞密使與

知院不並置時文彥博呂公弼既為使帝以升之三至密省欲稍異其禮故特命之升之即旭也以避帝

嫌名京師地震○八月復行崇天歷○京師地震

九月初封太祖曾孫從式為安定郡王

帝謂創業垂統實自太祖

顧無以稱乃下詔封楚康惠王德芳孫舒國公從式為安定郡王奉太祖祀世世勿絕明年復詔宣祖太

祖太宗之子皆擇其後一人為宗世世封公以奉其祀

作英德殿于景靈宮

奉安

英宗神御也

冬十一月有事于南郊赦

執政以河朔旱傷國用不足乞南郊

勿賜金帛詔學士議司馬光王珪王安石同見光曰救災節用當自貴近始可聽也安石曰常袞辭堂饌時以為袞自知不能當辭職不當辭祿且國用不足非當世急務所以不足者以未得善理財者故也光曰善理財者不過頭會箕歛爾安石曰不然善理財者不加賦而國用足光曰天下安有此理天地所生財貨百物不在民則在官彼設法奪民其害乃甚于加賦此蓋弘羊欺武帝之言太史公書之以見其不

明耳爭議不已帝曰朕意與光同然姑以不允答之會安石草詔引常袞事責兩府兩府不敢復辭京

師地震○十二月邵亢罷○夏人誘知保安軍楊定

等殺之詔种諤隨州安置以韓琦知永興軍經略陝

西郭逵為鄜延宣撫使詔夏人以塞門安遠砦來易

綏州

种諤既受嵬名山降夏主諒祚乃詐為會議誘知保安軍楊定都巡檢使侍其臻等殺之邊釁

復起朝議以諤生事欲棄綏誅諤陝西宣撫機宜文字趙禹上疏以為不可乃貶諤四秩隨州安置而以

韓琦知永興軍經略西事徙郭逵宣撫鄜延禹又為逵移書執政曰夏既殺王官而又棄綏不守見弱已

甚且名山舉族來歸何以處之請存綏以張兵勢規度大理河川建堡畫稼穡之地三十里以處降者朝

廷不從賜夏主秉常詔許納塞
門安遠二砦歸其綏州故壤

無雪○以王韶管幹

秦鳳經略司機宜文字韶遂行邊西蕃俞龍珂帥其

衆內附

建昌軍司理王韶詣闕投匭上平戎三策以
為西夏可取欲取西夏當先復河湟河湟復

則夏人有腹背受敵之憂夏人比年攻青唐不能克
萬一克之必併兵南向大掠秦渭之間牧馬于蘭會
斷古渭境盡服南山生羌西築武勝遣兵時掠湟河
則隴蜀諸郡當盡驚擾木征兄弟其能自保耶今
氏子孫雖董氐粗能自立瞻征欺巴溫之徒文法所
及各不過一二百里其勢豈能與西人抗哉武威之
南至于洮河蘭鄯皆故漢郡所謂湟中浩疊大小榆
枹罕土地肥美宜五種者在焉幸今諸羌瓜分莫相
統一此正可并合而兼撫之時也諸種既服
敢不歸哨氏歸則河西李氏在吾股掌中矣且哨氏

子孫瞻征差盛為諸戎所畏若招諭之使居武勝或渭源城使糾合宗黨制其部族習用漢法異時族類雖盛不過一延州之李士彬環州之慕恩耳於漢有肘腋之助且使夏人無所連結策之上也帝異其言召問方略王安石以為奇請以韶管幹秦鳳經畧司機宜文字韶至秦會諸將以蕃部俞龍珂在青唐最大渭源羗與夏人皆欲羈縻之議先致討韶因按邊引數騎直抵其帳諭以成敗遂留宿明旦兩種皆遣其豪隨韶以東龍珂率其屬十二萬口內附

己酉二年

遼咸雍五年夏惠宗秉常乾道元年

春二月以富弼為司空侍

中平章事

初弼自汝州入覲詔許肩輿至殿門帝御內東門小殿令其子掖以進且命母拜

坐語從容訪以治道弼知帝果于有為對曰人君好惡不可令人窺測可測則姦人得以傳會當如天

之監人善惡皆所自取然後誅賞隨之則功罪皆得其實矣又問邊事弼對曰陛下臨御未久當布德行惠顧二十年口不言兵帝默然至日是乃退欲以集禧觀使留之力辭赴郡至是召拜司空兼侍中左僕射同平章事時帝以災變避正殿減膳徹樂王安石言于帝曰災異皆天數非闖人事得失所致弼在道聞之嘆曰人君所畏者天耳若不畏天何事不可為者此必姦人欲進邪說以搖上心使輔弼諫諍之臣無所施其力是治亂之機不可以不速救即上書數千言力論之及入對又言君子小人之進退繫王道之消長願深加辨察勿以同異為喜怒喜怒為用舍陛下好使人伺察外事故姦儉得志又令中外之務漸有更張此必小人獻說于陛下也大抵小人惟喜動作生事則其間必有所希覬若朝廷守靜則事有常法小人何所望哉願以王安石叅知政事帝欲用深燭其然無使有悔

公亮因力薦之唐介言安石難大任帝曰文學不可任耶經術不可任耶吏事不可任耶介對曰安石好學而泥古故議論迂闊若使為政必多所更變介退謂公亮曰安石果大用天下必因擾諸公當自知之帝問判少府監孫固曰安石可相否固對曰安石文行甚高處待從獻納之職可矣宰相自有度安石狷狹少容必欲求賢相呂公著司馬光韓維其人也帝不以為然竟以安石叅知政事謂之曰人皆不能知卿以為卿但知經術不曉世務安石對曰經術正所以經世務但後世所謂儒者大抵皆庸人故世俗以為經術不可施於世務耳帝曰然則卿所設施以何為先安石對曰變風俗立法度正方今之所急也帝深納之

立制置三司條例司議行新法詔陳升之王安石領其事以蘇轍呂惠卿檢詳文字章惇為條例官

曾布檢正中書五房公事

王安石言昔周置泉府之官以權制蕪併均濟貧乏

變通天下之財後世唯桑弘羊劉晏粗合此意學者不能推明先王法意更以為人主不當與民爭利今欲理財則當修泉府之法以收利權帝納其說安石猶恐帝不能決意任之乃復言曰人才難得亦難知今使十人理財其中容有一二敗事則異論乘之而起臣謂堯與羣臣共擇一人治水尚不能無敗事況所擇而使非一人豈能無失要當計利害多少而不為異論所惑帝曰有一人敗事而遂廢所圖此所以少成事也至是立制置三司條例司掌經畫邦計議變舊法以通天下之利命陳升之王安石領其事初泉人呂惠卿自真州推官秩滿入都與安石論經義意多合遂定交因言于帝曰惠卿之賢豈特今人雖前世儒者未易比也學先王之道而能用者獨惠卿而已及立條例司遂以惠卿及蘇轍並為檢詳文字

事無大小安石必與惠卿謀之凡所建請章奏皆惠卿筆也又以章惇為三司條例官曾布檢正中書五房凡有奏請朝臣以為不便者則布必上疏條析以堅帝意使專任安石以威脅眾俾毋敢言由是安石信任布亞于惠卿而農田水利青苗均輸保甲免役市易保馬方田諸役相繼並興號為新法而天下騷然矣安石與劉恕友善欲引置三司條例恕以不習金穀為辭且曰天子方屬公以大政宜恢張堯舜之道以佐明主不應以利為先安石遂與之絕

夏人寇秦州

夏人寇秦州陷劉溝堡殺守將

范愿死者不可勝計夏四月大旱詔羣臣言闕失○唐介卒

介簡

伋敢言居政府數與王安石爭辯而安石強以薛向解帝主其說介不勝其憤遂疽發背而卒

為江淮發運使

向制置解鹽多變范祥之法淮南轉運使張靖論其罪王安石右向抵靖

于法而
擢向焉

立免役法詔劉彝等八人察農田水利賦役

于天下

初帝即位問天下遺利于三司使韓絳絳請盡地力因言京東民有父子二丁將為衙前

役者其父告子曰吾當求死使汝免于凍餒因自經死江南有嫁其祖母及與母析居以避役者又有鬻田減其戶等者望博訪利害集議裁定使力役無偏重之患同知諫院吳充亦言今鄉役之中衙前為重民間規避重役土地不敢多耕而避戶等骨肉不敢義聚而憚人丁故近年上戶寢少中下戶寢多役使頻仍生資不給則轉為工商不得已而為盜賊宜早定鄉役利害以時施行會帝閱內藏庫奏有衙前越千里輸金七錢庫吏邀乞踰年不得還者帝重傷之乃詔條例司講立役法條例司言使民出泉顧役即先王致民財以祿庶人在官者之意願條諭諸路凡有產業物力而舊無役者今當出泉以助役計戶產

業若家資之貧富上下分為五等歲以夏秋隨等輸錢鄉戶自四等坊郭自六等以下勿輸析居者隨所析而定降其等其官戶女戶寺觀未成丁者皆減半輸用其錢募三等以上稅戶代役隨役輕重制祿坊郭三年鄉村五年農隙集衆稽其物產考其貧富察其詐偽為之升降若故為高下者以違制論募法三人相任衙前仍供物產為抵弓手試武藝典吏試書計以三年或二年乃更為法既具揭示一月民無異辭著為令令下募者執役被差者得散去天下土俗不同役重輕不一民貧富不等從所便為法凡當役人戶以等第出錢名免役錢其坊郭等第戶及未成丁單丁女戶寺觀品官之家舊無供役而出錢者名助役錢凡數錢先視州若縣應用雇直多少隨戶等均取雇直既已用足又率其數增取二分以備水旱欠闕謂之免役寬剩錢于是先令開封府界試用其法而遣劉彝謝卿材侯叔獻程顥盧秉王汝翼曾伉

王廣廉八人行諸路相度農田水利稅賦科率徭役利害蘇轍言役人之不可不用鄉戶猶官吏之不可不用士人也。有田以為生故無逃亡之憂。朴魯而少詐故無欺嫆之患。今乃舍此不用而用浮浪不根之人竊恐掌財者必有盜用之姦。捕盜者必有竄逸之弊。唐楊炎為兩稅取大歷十四年應千賦斂之數以定兩稅之額。則租調與庸既兼之矣。今兩稅如舊。奈何復取庸錢。且品官之家復役已久。蓋古者國子俊造將用其才者皆復其身。胥吏賤吏既用于官者皆復其家。聖人舊法良有深意。奈何至于官戶而又將役之耶。

五月罷宣徽北院使王拱辰

拱辰與王安石議新法不合安

石惡之會富弼曾公亮有故遂出拱辰判應天府

罷翰林學士知開封府滕

甫

初甫同修起居注帝召問治亂之道對曰治亂之道如黑白東西所以變色易位者朋黨汨之也帝

曰卿知君子小人之黨乎曰君子無黨譬之草木綱
繆相附者必蔓草非松柏也朝廷無朋黨雖中主可
以濟不然雖上聖亦殆帝以為名言至是以翰林學
士知開封府甫在帝前論事如家人父子言無文飾
洞見肝鬲帝知其誠盡事無巨細人無親疎輒皆問
之甫隨事解答不少嫌隱王安石方議新法恐甫言
而帝信之也因出之鄆州尋徙知定州至郡言新法
之害且曰臣始以意度其不可耳既為郡乃親見之
願下一明詔

罷之弗納

置賣鹽場于永興軍罷通商法

薛向謂
即永興

軍置賣鹽場以邊費錢十萬緡儲
永興為鹽鈔本而罷通商從之

罷知諫院錢公輔

公輔言滕甫不宜去薛向變法
當黜拂王安石意出知江寧府

以韓維為翰林學士

維言百執事各有職惟當責任若代之行事最為失
體天下大事不可猝為人君設施自有先後帝嘉納

之
六月罷御史中丞呂誨

王安石執政帝倚任之士大夫多以爲得人呂誨獨

言其不通時事大用之則非所宜會著作佐郎章辟
光上言帝弟岐王顥宜遷居外邸皇太后大怒帝令
治其離間之罪王安石謂無罪誨請下辟光吏帝不
從誨刻安石曰安石外示朴野中藏巧詐陛下悅其
才辯而委任之安石初無遠畧惟務改作立異罔上
欺下文言飾非誤天下蒼生必此人也如久居廟堂
必無安靜之理辟光之謀本安石呂惠卿所導辟光
楊言朝廷若深罪我我終不置此二人故安石力加
營救願察于隱伏質之士論然後知臣言之當否帝
方眷注安石還其章疏誨遂求去帝謂曾公亮曰若
出誨恐安石不自安安石曰臣以身許國陛下處之
有義臣何敢以形迹自嫌苟爲去就乃出誨知鄧州
誨之將有言也司馬光勸止之誨曰安石雖有時名
然好執偏見輕信姦回喜人佞已聽其言則美施於

用則疎置諸宰輔天下必受其禍且上新即位所與
圖治者二三執政而已苟非其人將敗國事此乃腹
心之疾救之惟恐不逮顧可緩耶誨既斥安石益橫
光由是服誨之先見自以為不及也誨三居言職始
論陳旭次論歐陽修最後論王以呂公著為御史中
安石凡三見黜人推其鯁直

丞王安石嘆呂公弼不附己乃白用公弼弟知開封
府公著為中丞以倡之公弼果力求去帝不許公

著言于帝曰惟人君去偏聽獨任之弊而不
主先入之言則不為邪說所亂矣帝曰善罷翰林

學士權開封府鄭獬獬不肯行新法王安石惡而出之杭州秋七月乙

丑朔日有食之○行均輸法以薛向領其事均輸之法所以

通天下之貨制為輕重斂散之術使輸者既便而有
無得以懋遷其說始于桑弘羊至是條例司言天下

財用無餘典領之官拘于弊法內外不相知盈虛不相補諸路上供歲有常數豐年便道可以多致而不能贏餘年儉物貴難於供億而不敢不足遠方有倍蓰之輸中都有半價之鬻徒使富商大賈秉公私之急以擅輕重斂散之權今江浙荆淮發運使實認六路賦入其職以制置茶鹽礬酒稅為事軍儲國用多所仰給宜假以錢貨資其用度周知六路財賦之有無而移用之凡糴買稅斂上供之物皆得從貴就賤因近易遠令預知中都帑藏年支見在之定數所當供辦者得以從便變易蓄買以待上令稍收輕重斂散之權歸之公上而制其有無以便轉輸省勞費去重斂寬農民庶幾國用可足民財不匱詔以發運使薛向領均輸平準事行于六路賜內藏錢五百萬緡上供米三百萬石時議者慮其為擾多言非便帝不聽薛向既董其事乃請設置官屬從之蘇軾言均輸徙貴就賤用近易遠然廣置官屬多出緡錢豪商大

賈皆疑而不敢動以為雖不明言販賣既已許之變
易變易既行而不與商賈爭利者未之聞也夫商賈
之事曲折難行其買也先期而與錢其賣也後期而
取直多方相濟委曲相通倍稱之息由此而得今先
設官置吏簿書廩祿為費已厚非良不售非賄不行
是官買之價比民必貴及其賣也弊復如前商賈之
利何緣而得朝廷不知慮此乃捐五百萬緡以予之
此錢一出恐不可復縱使其間薄有所獲而征商之
額所損必多矣帝方惑於王安石八月貶侍御史劉
不納其言然均輸法亦迄不能就

琦御史錢顥監處衢州鹽酒稅

判刑部劉述與王安石爭刑名帝是安石

述執奏不已安石白帝詔開封府推官王克臣劾述
罪述遂率劉琦錢顥共上疏曰安石執政以來未踰
數月中外人情翕然胥動蓋以專肆胸臆輕易憲度
無忌憚之心故也陛下任賢求治常若饑渴故置安

石政府必欲致時如唐虞而反操管商權詐之術規以取媚遂與陳升之合謀侵三司利權取為己功開局設官用八人者分行天下驚駭物聽動搖人心去年因許遵文過飾非妄議自首按問之法安石任一偏之見改立新議陛下不察為詔自今謀殺已傷按問欲舉自首者減罪二等遂害天下大公先朝所立制度自宜世世子孫守而勿失乃欲事事更張廢而不用安石自應舉歷官尊尚堯舜之道以倡率學者欲士人之心靡不歸向謂之為賢陛下亦聞而知之遂正位公府遭時得君如此之專乃首建財利之議務為容悅言行乖戾一至于此剛戾自任則又甚焉姦詐專權之人豈宜處之廟堂以亂國紀願早罷逐以慰天下元元之心曾公亮位居丞弼不能竭忠許國反有畏避之意陰自結援以自固寵久妨賢路亦宜斥免趙抃則括囊拱手但務依違大臣事君豈當如是疏上安石奏先貶琦顗遂貶琦監處州鹽酒務

顥監衛州鹽稅公亮擬太重安石曰蔣之奇以論歐陽修不實亦貶監當官帝從之司馬光上疏諫曰夫食鷹鷄者求其驚也驚而烹之將安用哉今顥等譴謫恐臣下自此以言為諱乞還其本資以靖羣聽不

報

貶殿中侍御史孫昌齡通判蘄州

論新法忤王安石也罷判

國子監范純仁

初純仁自陝西轉運副使召還帝問陝西城郭甲兵糧儲如何對曰城郭

粗全甲兵粗修糧儲粗備帝愕然曰卿之才朕所倚信何為皆言粗對曰粗者未精之辭如是足矣願陛下且無留意邊功若邊臣觀望將為他日意外之患遂拜起居舍人同知諫院純仁奏言王安石變祖宗法度括克財利民心不寧書曰怨豈在明不見是圖願陛下圖不見之怨帝曰何謂不見之怨對曰杜牧所謂不敢言而敢怒者是也帝曰卿善論事宜為朕條陳古今治亂可為監戒者遂作尚書解以進曰其

言皆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事也治天下無以易此
願深究而力行之加同修起居注時帝切於求治多
延見疎逖小臣咨訪闕失純仁言小人之言聽之若
可采行之必有累蓋知小忘大貪近昧遠願加深察
富弼在相位稱疾家居純仁言弼受三朝眷倚當自
任天下之重而恤己深於恤物憂疾過于憂邦致主
處身二者胥失弼與先臣素厚臣在諫省不敢私謂
以致忠告願示以此章使之自省及薛向行均輸法
於六路純仁言臣嘗親奉德音欲修先王補助之政
今乃效桑羊均輸之法而使小人為之掎克生靈歛
怨基禍安石以富國強兵之術啟廸上心欲求近功
忘其舊學尚法令則稱商鞅言財利則背孟軻鄙老
成為因循棄公論為流俗異己者為不肖合意者為
賢人劉琦錢顗等一言便蒙降黜在廷之臣方大半
趨附陛下又從而驅之其將何所不至道遠者理當
馴致事大者不可速成人才不可急求積弊不可頓

革黨欲事功急就必為檢按所秉宜速還言者而退
安石答中外之望不聽遂求罷諫職改判國子監去
意愈確執政使諭之曰毋輕去已除知制誥矣純仁
曰此言何為至于我哉言不用萬鍾非所顧也純仁
每上章疏語多激切帝悉不付外純仁盡錄申中書
安石大怒乞加重貶帝曰彼無罪姑與一善地命知
河中府尋徙成都轉運使以新法不便戒州縣
未得遽行安石怒其沮格以事左遷知和州

以程

顯權監察御史裏行

顯河南人舉進士再調晉城令
民以事至縣者必告以孝弟忠

信度鄉村遠近為伍保使之力役相恤而姦偽無所
容凡孤癯殘廢者責之親戚鄉黨使無失所行旅出
於其途者疾病皆有所養鄉必有校暇時親至召父
老與之語兒童所讀書親為正句讀教者不善則為
易置擇子弟之秀者聚而教之鄉民為社會為立科
條旌其善惡使有勸有耻在縣三年民愛之如父母

至是呂公著薦為御史帝素知其名數召見每退必曰頻求對欲常常見卿一日從容咨訪報正午始起出庭中人曰御史不知上未食乎顯前後進說甚多大要以正心室欲求賢育才為言務以誠意感悟人主常勸帝防未萌之欲及弗輕之貶判刑部劉述知江

州

開封獄具述三問不承王安石欲置之獄司馬光

范純仁爭之乃議貶通判帝不許以述知江州同判刑部丁諷貶通判復州審刑院詳議官王罷條例師元坐言許遵所議刑名不當貶監安州稅

司檢詳文字蘇轍

轍與呂惠卿論多不合會遣人使于四方求遺利中外知其必迎合

生事而莫敢言轍以書抵王安石力陳其不可安石怒將加之罪陳升之止之乃以為河南府推官焉

九月立常平給斂法

初陝西轉運使李參以部內多戍兵而糧儲不足審訂其缺令

民自隱度麥粟之贏先貸以錢俟穀熟還官號青苗
錢經數年廩有餘糧繼而河北轉運司幹當公事王
廣廉奏乞度僧道牒數千道為本錢於陝西運司行
青苗法春散秋斂朝廷從之民甚便焉於是條例司
言諸路常平廣惠倉錢穀略計貫石可及千五百萬
以上斂散未得其宜故為利未博今欲以見在斛斗
遇貴量減市價糶遇賤量增市價糶可通融轉運使
苗稅及錢斛就便轉易者亦許兌換仍以見錢依陝
西青苗錢例願預借者給之隨稅輸納斛斗半為夏
料半為秋料內有請本色或納時價貴願輸錢者皆
從其便如遇災傷許展至次料豐熟日納非惟足以
待凶荒之患民既受貸則無并之家不得棄新陳不
接以邀倍息又常平廣惠之物收藏積滯必待年儉
物貴然後出糶所及者不過城市游手之人今通一
路有無貴發賤斂以廣蓄積平物價使農人有以赴
時趨事而無并不得棄其急凡此皆以為民而公家

無所利其入是亦先王散惠興利以為耕斂補助之意也欲量諸路錢穀多寡分遣官提舉每州選通判幕職官一員典幹轉移出內仍先自河北京東淮南三路施行俟有緒推之諸路其廣惠倉除量留給老疾貧窮人外餘並用常平倉轉移法詔曰可乃出內庫緡錢百萬糴河北常平粟而常平廣惠倉之法遂變為青苗矣初王安石既與呂惠卿議以常平糴本散與人戶令出息二分春散秋斂一如陝西法今既具出示蘇轍等曰此青苗法也有不便以告勿疑轍曰以錢貸民使出息二分本以救民非為利也然出納之際吏緣為姦雖有法不能禁錢入民手雖良民不免妄用及其納錢雖富民不免踰限如此則恐鞭箠必用州縣之事不勝煩矣唐劉晏掌國計未嘗有所假貸有尤之者晏曰使民僥倖得錢非國之福使吏倚法督責非民之便吾雖未嘗假貸而四方豐凶貴賤知之未嘗逾時有賤必糴有貴必糴以此四方

無甚貴甚賤之病安用貸為晏之所言則漢常平法耳今此法見在而患不修公誠能有意於民舉而行之則晏之功可立俟也安石曰君言誠有理當徐思之由是邇月不言青苗會京東轉運使王廣淵言方春農事興而民苦乏無并之家得以乘急要利乞留本道錢帛五十萬貸之貧民歲可獲息二十五萬從之其事與青苗法合安石始以為可用以呂惠卿為召廣淵至京師與之議於是決意行焉

崇政殿說書判司農司

條例司言常平新法宜付司農司選官主判兼領農田差

役水利詔以秘書省著作佐郎呂惠卿為太子中允崇政殿說書兼判司農集賢校理胡宗愈同判之二人為政法益密矣司馬光諫曰惠卿儉巧非佳士使王安石負謗于中外者皆其所為安石賢而懷不開世務惠卿為之謀主而安石力行之故天下并指為姦邪近者進擢不次大不厭衆心帝曰惠卿進對明

辯亦似美才光對曰惠卿誠文學辯慧然用心不正
願陛下徐察之江充李訓若無才何以能動人主帝
默然光又貽書安石曰諂諛之士於公今日誠有
順適之快一旦失勢將必賣公自售矣安石不悅冬

十月富弼罷

王安石用事雅不與弼合弼度不能爭
多稱疾求退章數十上帝曰卿即去誰

可代卿者弼薦文彥博帝默然良久曰王安石何如
弼亦默然遂出判亳州弼恭儉孝敬好善嫉惡常言
君子與小人並處其勢必不勝君子不勝則奉身而
退樂道無悶小人不勝則交結構扇千岐萬轍必勝
而後已迨其得志遂肆毒於以陳升之平章事
善良求天下不亂不可得也

以陳升之平章事

既相

帝問司馬光曰近相升之外議云何對曰閩人狡險
楚人輕易今二相皆閩人參政楚人風俗何以更得
淳厚帝曰王安石何如對曰人言安石郭逵城綏州
姦邪則毀之太過但不曉事又執拗耳郭逵城綏州

夏主秉常既寇秦州復上誓表納安遠塞門二砦以乞綏州詔將許之鄜延宣撫郭遼上言曰此正商於六百里之策也非先交二砦不可與綏朝議以為然賜以誓詔令以二砦來歸當還綏州夏王得詔遣其臣周萌訛來言欲先得綏郭遼命機宜趙高等如夏交所納二砦且定地界夏主使周萌訛對曰朝廷本欲得二砦地界非所約高曰然則塞門安遠二牆壩耳安用之二砦之北舊有三十六堡且以長城嶺為界西平王祥符所移書固在也周萌訛語塞高以夏人渝盟請城綏州遼從之改名綏德城以嵬

名山為供備庫使賜姓名曰趙懷順○十一月詔韓

絳制置三司條例

陳升之既相詔以絳代其任王安石每奏事絳必曰臣見安石所陳

非一皆至當可用陛下宜省察安石恃以為助

頒農田水利法

頒農田水利約束於諸路

由是爭以水利為言矣

置交子務于潞州

以河東運鐵錢公私勞費故也已而轉運

司言其法行則鹽礬不售有害入中糧草罷之

罷開封府判官趙瞻

帝問瞻曰青苗

法便乎瞻對曰唐行之於末世擾攘中以培民財者豈可為長久計耶王安石怒出為陝西轉運副使置

提舉常平廣惠倉官

條例司上言民間多願借貸青苗錢乞遍下諸路轉運使施行

及議置提舉官時天下常平錢穀見在一千四百餘萬貫石乃詔諸路各置提舉二員以朝官為之管當一員京官為之掌常平廣惠倉兼管勾農田水利差役事諸路凡四十一人提舉官既置往往迎合王安石之意務以多散為功富民不願取貧者乃欲得之即令隨戶等高下品配又令貧富相兼十人為保首王廣淵在京東一等戶給十五千等而下之至五等猶給一千民間喧然以為不便廣淵入奏謂民皆歡

呼感德諫官李常御史程顥論廣淵抑配倍克迎朝廷旨意以困百姓會河北轉運使劉庠不散青苗錢奏適至安石曰廣淵力主新法而遭劾劉庠欲壞新法而不問舉事如此安得人無向背由是常顥之言不行

十二月知青州鄭獬乞罷從之

獬上言青苗之害不忍無罪之民陷

于憲網乞罷官從之

下龍圖閣學士祖無擇秀州獄賁為忠正

軍節度副使

祖無擇與王安石同知制誥安石嘗辭一家所饋潤筆物其人固不受安石取

真諸院梁上安石憂去無擇用為公費安石聞而惡之及安石得政乃諷監司求無擇罪會知明州苗振以貪聞御史王子韶使兩浙廉其狀因迎安石意遂連無擇在杭州貪賄時無擇知通進銀臺司自京師逮赴秀州獄遂誣伏坐謫安石因言于帝曰陛下遣一御史出即得無擇罪乃知朝廷于事但不為未有

為之而無效者無擇以言語政事
為時名卿被誣放棄士論惜之
遼加耶律伊遜太

師北院樞密使魏王伊遜用事久勢振中外門下饋
賂不絕凡阿順者蒙薦擢忠直者輒斥竄至是加

太師詔四方有軍
旅許以便宜從事
王韶乞治秦州間田許之貶秦鳳

經略使李師中知舒州
師中在秦持重總大體王韶
築渭涇上下兩城屯兵以脇

武勝軍撫納洮河諸部下師中議師中以為不便詔
師中罷帥事韶又言渭源至秦州良田不耕者萬頃

願置市易司頗籠商賈之利取其贏以治田乞假官
錢為本詔秦鳳經略司以川交子易物貨給之命韶

領市易事師中言韶所指占乃極邊弓箭手地耳又
將移市易司於古渭恐秦州自此益多事所得不補

所亡王安石主韶議為削師中職徙知舒州而以竇
舜卿知秦州且遣李若愚按實若愚至問田所在韶

不能對舜卿檢索僅得地一項既而地主有訟又歸之矣若愚秦其欺安石又為謫舜卿而以韓縝知秦州縝遂附會實其事乃進詔太子中允初師中仕州縣卽狀報包拯參知政事或云朝廷自此多事矣師中曰包公何能為今知鄆縣王安石者眼多白甚似王敦他日亂天下者必斯人也世責其先識

庚戌三年

遼咸雍六年

春正月判尚書省張方平乞罷許之

方平

以王安石變更法制力請外任出知陳州陞辭極論新法之害帝為之憮然

二月陝西安

撫使韓琦乞罷常平新法王安石遂稱疾不朝詔諭

之乃復視事

陝西路安撫使韓琦上疏曰臣準散青苗詔書務在惠民小民不使兼并乘急以

要倍息而公家無所利其入今所立條納乃自鄉戶一等而下皆立借錢貫陌三等以上更許增借坊郭

戶有物業勝質當者亦依鄉戶例支給且鄉戶上等并坊郭有物業者乃從來兼并之家今令多借之錢一千令納一千三百則是官自放錢取息與初詔絕相違戾又條約雖禁抑勒然須上戶為甲頭以任之民愚不慮久遠請時甚易納時甚難故自制下以來上下惶惑皆謂若不抑散則上戶必不願請近下等第與無業客戶雖或願請必難催納將來必有用刑督索及勒干係書手典押者戶長同保均陪之患若謂陝西嘗行其法官有所得而民以為便此乃轉運司行於一時者今乃建官置司以為每歲所行之法而取利三分豈陝西權宜之比哉乞罷提舉官第委提點刑獄依常平舊法施行帝袖其疏以示執政曰琦真忠臣雖在外不忘王室朕始謂可以利民今乃害民如此且坊郭安得青苗而使者亦強與之王安石勃然進曰苟從其所欲雖坊郭何害因難琦奏曰陛下修常平法以助民至于收息亦周公遺法也如

桑弘羊籠天下貨財以奉人主私用乃可謂興利之臣今抑
兼并振貧弱置官理財非所以佐私欲安可謂興利之臣乎
帝終以琦說為疑安石遂稱疾不出帝諭執政罷青苗法曾
公亮陳升之欲即奉詔趙抃獨曰新法皆安石所建不若俟
其出由是連日不決安石因求去帝命司馬光草答詔有士
夫沸騰黎民騷動之語安石怒抗草自辯帝為異辭謝之且
命呂惠卿諭旨韓絳又勸帝留安石安石入謝因言中外大
臣從官臺諫朝士朋比之情且曰陛下欲以先王之正道勝
天下流俗今姦人欲敗先王之正道以沮陛下之所
為此所以紛紛也帝以為然安石乃起視事持新法
益堅詔以琦奏付制置條例司安石令翰林學士兼
三司使曾布條析其不然刊石頒之天下琦申辯愈
切且論安石妄引周禮以惑上聽皆不報時文彥博
亦以青苗之害為言帝曰吾遣二中使親問民間皆
云甚便彥博曰韓琦三朝宰相不信而信二宦者乎
先是安石陰結入內副都知張若水押班藍元震為

助帝遣使潛察府界俵錢事適命二人二人使還極言民情深願無抑配者故帝信之不疑以司

馬光為樞密副使固辭許之

光素與王安石厚及行新法光援朋友責善之

義貽書反覆開陳其不然至于再三安石不樂會帝御過英閣聽講光讀曹參代蕭何帝曰漢常守蕭何之法不變可乎光對曰寧獨漢也使三代之君常守禹湯文武之法雖至今存可也漢武取高帝約束紛更盜賊半天下元帝改孝宣之政漢業遂衰由此言之祖宗之法不可變也呂惠卿言先王之法有一年一變者正月始和布法象魏是也有五年一變者巡狩考制度是也有三十年一變者刑罰世輕世重是也光言非是其意以風朝廷耳帝問光對曰布法象魏布舊法也諸侯變禮易樂者王巡狩則誅之不自變也刑新國用輕典亂國用重典是為世輕世重也非變也且治天下譬如居室敝則修之非大壞不

更造也公卿侍從皆在此願陛下問之三司使掌天下財不才而黜之可也不可使執政侵其事今為制置三司條例司何也宰相以道德佐人主安用例苟用例則胥吏矣今為看詳中書條例司何也惠卿辭塞乃以他語抵光帝曰相與語是非耳何至是光又言青苗之弊曰平民舉錢出息尚能蠶食下戶至饑寒流離况縣官督責之威乎惠卿曰青苗法願則與不願不强也光曰愚民知取債之利不知還債之害非獨縣官不强富民亦不强也太宗平河東立糴法時米斗十錢民樂與官為市其後物貴而和糴不解遂為河東世世患臣恐異日之青苗亦猶是也帝曰陝西行之久民不為病光曰臣陝西人也見其病不見其利朝廷初不許有司尚能以病民况法許之乎時又令諸軍餘糧願糴入官者計價支錢復儲其米於倉名曰坐倉帝以問光光對曰倉有儲粟庫無見錢非利也惠卿曰得米百萬斛則省東南之漕以其

錢供京師光曰東南錢荒而粒米狼戾今不糴米而漕錢棄其有餘取其所無農末皆病矣他日又對帝曰今天下沟沟者孫叔敖所謂民之有是衆之所惡也光曰然陛下當論其是非今條例司所為獨安石韓絳惠卿以為是耳陛下豈能獨與此三人共為天下耶帝欲大用光訪之安石安石曰光外託廟上之名內懷附下之實所言盡害政之事所與盡害政之人而欲寘之左右使預國論此消長之機也光才豈能害政但在高位則異論之人倚以為重韓信立漢赤幟趙卒氣奪今用光是與異論者立赤幟也及安石稱疾不出帝乃以光為樞密副使光辭曰陛下所以用臣蓋察其狂直庶有補于國家若徒以祿位榮之而不取其言是以天官私非其人也臣徒以祿位自榮而不能救生民之患是盜竊名器以私其身也陛下誠能罷制置條例司追還提舉官不行青苗助役法雖不用臣臣受賜多矣今言青苗之害者不過謂使者騷動州縣今日之患耳

而臣之所憂乃在十年之外非今日也夫民之貧富由勤惰不同惰者常乏故必資於人今出錢貸民而歛其息富者不願取使者以多散為功一切抑配恐其逋負必令貧富相保貧者無可償則散而之四方富者不能去必責使代償數家之負春筭秋計展轉日滋貧者既盡富者亦貧十年之外百姓無復存者矣又盡散常平本錢穀專行青苗他日若思復之將何以取富室既盡常平已廢加以以師旅因之以饑饉民之羸者必委死溝壑壯者必聚而為盜賊此事之必至者也疏凡九上帝使謂之曰樞密兵事也官各有職不當以他事為辭光對曰臣未受命則猶侍從也於事無不可言者會安石復起視事乃下詔允光辭收還勅誥知通進銀臺司范鎮封還詔旨者再帝以詔直赴光不由門下鎮奏曰由臣不才使陛下廢法乞解其職不許

授河州刺史謫貶丁未征金紫光祿大夫○陝西四

路安撫使韓琦請罷許之

琦以論青苗不見聽上路請解四路止領大名府路

王安石欲沮琦即從之

三月始策試舉人罷詩論賦三題

帝篤意經

學深閎貢舉之弊且以西北人材多不在選遂議更法王安石言古之取士俱本于學請興學校以復古其明經諸科欲行廢罷取明經人數增進士額乃下詔曰化民成俗必自庠序進賢興能抑繇貢舉而四方執經藝者專于誦數趨鄉舉者狃于文辭與古所謂三物賓興九年大成亦已蓋矣今下郡國招徠雋賢其教育之方課試之格令兩制兩省待制以上御史三司三館雜議以聞會親試舉人遂專以策罷詩賦論三題策定限以千字於是賜第者八百二十九人葉祖洽策言祖宗多因循苟簡之政陛下即位革而新之遂擢第一帝謂執政曰對策亦何足以實盡人才然愈於以詩賦取人爾舊制進士入進謝恩銀

百兩至是罷之仍賜錢三千為期集貢

立刑法科

立試刑法及詳刑官試律令刑統大義斷

按所以待諸科之不能業進士者

貶知審官院孫覺知廣德軍

帝初即位

將大革積弊覺時為右正言上疏論弊政固不可不革革而當其悔乃亡帝稱其知理嘗與語及知人之難覺曰知人之要在于知言人主知人之道任賢使能而已陛下欲興太平之治而所擢數十人者多有口才而無實行臣恐日久月長彙征牆進充滿朝廷之上則賢人日去正人日遠其為患禍尚可以一二言之哉願無速于小利近功則王道可成矣既而罷去王安石早與覺善將援以為助自知通州召還累改知審官院時呂惠卿用事帝問于覺覺對曰惠卿辯而有才過於人數等特以為利之故屈身于安石安石不悟臣竊以為憂帝曰朕亦疑之青苗法行會議者謂周官泉府民之貸者至輸息二十而五國事之財

用取具焉覺條奏其妄曰成周賒貸特以備民之緩急不可徒與也故以國服為之息然國服之息說者不明鄭康成釋經乃引王莽計贏受息無過歲什一為據不應周公取息重於莽時况載師所任地漆林之征特重所以抑末作也今以農民之絕將補耕助歛顧未作而征之可乎國事取具蓋謂泉府所領若市之不售貸之滯於民用有買有予并賒貸之法而舉之儻專取具于泉府則冢宰九賦將安用耶聖世宜講求先王之法不當取疑文虛說以圖治今老臣疎外而不見聽輔臣遷延而不就職門下執正而不行諫官請罪而求去臣誠恐姦邪之人結黨連伍乘衆情之恟恟動搖朝廷鈞直干譽非國家之福也安石覽之怒覺適以事詣中書安石以語動之曰不意學士亦如此始有逐覺意會曾公亮言畿縣散青苗錢有追呼抑配之擾安石遣覺行視虛實覺言民實不願與官中相交所有體量望賜寢罷遂坐奉詔反

覆貶知
廣德軍

夏四月貶御史中丞呂公著知潁州監察御

史王子韶等皆罷

青苗法行公著上疏曰自古有為之君未有失人心而能圖治亦未

有脅之以威勝之以辯而能得人心者也昔日之所謂賢者今皆以此舉為非而主議者一切詆為流俗浮論豈昔皆賢而今皆不肖乎王安石怒其深切會帝使公著舉呂惠卿為御史公著曰惠卿固有才然姦邪不可用帝以語安石安石益怒誣其言韓琦欲因入心如趙鞅興晉陽之甲以逐君側之惡貶知潁州且命知制誥宋敏求草制明著罪狀敏求不從但言數陳失實安石怒白于帝命陳升之改其語行之由是御史王子韶等皆罷去

趙抃罷

自新法行抃數言其非便會安石稱疾帝將改其法而抃

請俟安石出安石出而持初議益堅抃始大悔上疏言制置條例司建使者四十餘輩騷動天下安石強

辯自用詆天下公論以為流俗違衆罔民順非丈過
近者臺諫侍從多以言不聽而去司馬光除樞密不
肯拜且事有輕重體有大小財利于事為輕而民
心得失為重青苗使者於體為小而禁近耳目之
臣用舍為大今舍重而取輕失大而得小懼非宗廟
社稷之福也奏入懇求去位乃出知杭州抃長厚清
修為政善因俗施教寬猛不同以惠利
為本韓琦稱為人中標表已不及也
以韓絳參知

政事○監察御史程顥乞罷許之

以時新法行中外皆以為非攻王安石

甚力顥以御史被旨赴中臺議事安石方怒言者厲
色待之顥徐言曰天下事非一家私議願平氣以聽
之安石為之媿屈自安石用事顥未嘗一語及於功
利嘗因論時政最後言曰智者若禹之行水行其所
無事也舍而之險阻不足以言智自古興治立事未
有中外人情交謂不可而能有成者况于排斥忠良

沮廢公議用賤凌貴以邪姦正者乎正使僥倖有小成而興利之臣日進尚德之風寢衰尤非朝廷之福青苗等法行顥與呂公著孫覺李常張戢等上疏極諫不聽遂乞去言職安石素與顥善及是雖不合猶敬其忠信不深怒之但出為京西路同提點刑獄顥固辭乃改授簽書鎮寧軍節度判官

院李常通判滑州

青苗法立常請勿收息王安石不從常上疏曰條例司始建已致中

外之議至于均輸青苗斂散取息傳會經義人且大駭何異王莽猥析周官片言以流毒天下安石見之遣所親密諭意常不為止又言州縣散常平錢實不出本勒民出息帝詰安石安石請令常具官吏主名常以非諫官體遂

貶監察御史裏行張戢知公安縣

落職通判滑州
戢上疏論王安石亂法曾公亮陳升之趙抃依違不能救正韓絳左右徇從李定以邪諂竊臺諫呂惠卿

刻薄辯給假經術以文姦言豈宜勸講君側書數十上又詣中書爭之安石舉扇掩面而笑戲曰戲之狂直宜為公笑然天下之笑公者不少矣趙抃從傍解之戲曰公亦不得為無罪抃有愧色戲以言不聽稱病待罪遂貶知公安尋徙監司竹以李定為監察御史監至舉家不食筍戲載之弟也

史裏行罷知制誥宋敏求蘇頌李大臨及同知諫院

胡宗愈

李定為秀州判官孫覺薦之朝召至京師李

定曰民便之無不喜者常曰舉朝方共爭是事君勿為此言定即往白王安石且曰定但知據實以言不知京師乃不許安石大喜謂曰君且得見盡謂上道之立薦對帝問青苗事定曰民甚便之於是諸言新法不便者帝皆不聽命定知諫院宰相言前無選入除諫官之比遂拜太子中允監察御史裏行同知諫

院胡宗愈言御史當用學士及丞雜論薦又須官博
士員外郎今定以幕職得之不可會知制誥宋敏求
蘇頌李大臨等言定不由銓考擢授朝列不緣御史
薦寘憲臺雖朝廷急于用才度越常格然隳紊法制
所益者小所損者大封還制書詔諭數四頌等執奏
不已並坐累格詔命落知制誥敏求以右諫議大夫
奉朝請頌歸工部郎中班大臨出知汝州天下謂之
熙寧三舍人胡宗愈復力爭之安石怒併出宗愈通
判真以謝景溫為侍御史知雜事

謝景溫王安石之
姻家也安石以外

州
論紛紛言於
帝而用之
知金州張仲宣有罪詔免刑流海外

宣仲

坐枉法贓法官援知台州李希輔創杖脊黥配海島
判審刑院蘇頌言于帝曰古者刑不上大夫仲宣官
五品今黥之使與徒隸為伍雖其人無可矜所重者
汙辱衣冠耳帝曰善詔免杖黥而流海外因著為令

五月詔罷制置三司條例以其事還中書王安石復

稱疾不朝詔諭之乃起視事

初陳升之欲傳會王安石以固其位安石亦患

正論盈廷引升之為助升之知其不可而竭力為之用安石德之故先使正相位升之既相乃時為小異陽若不與之同者因言于帝曰宰相無所不統所領職事豈可稱司請罷制置三司條例司安石曰古之六卿即今執政有司馬司徒司寇司空各名一職何害于理升之曰若制置百司條例則可但令制置三司一官則不可帝意未決會判大名府韓琦上言條例司雖大臣所領然止是定奪之所今不闕中書而徑自行下則是中書之外又一中書也由是制置三司條例遂罷以其事歸中書而常平新法則付司農寺命呂惠卿同判之兼領農田水利差役帝恐傷安石之意以手札開諭安石自是與升之不協因稱疾

久不起帝敦諭數四安石乃出世遼立賢良科時遼亦以是薄升之為人稱曰登相放進

士至百四十人復設賢良科今六月以李定為崇政進是科者先以所業十萬言進

殿說書罷監察御史陳薦

御史陳薦言定頃為涇縣主簿聞庶母仇氏死匿不

為服詔下江東淮浙轉運使問狀奏云定嘗以父老求歸侍養不云持所生母服定自辯言實不知為仇氏所生故疑不敢服而以侍養辭官曾公亮謂定當行追服王安石力主之罷薦御史而改定為崇政殿

說秋七月呂公弼罷

公弼以王安石變法數勸其宜務安靜安石不悅公弼具疏將

論之從孫嘉問竊其藁以示安石安石先白之帝以怒遂罷公弼知太原府呂氏號嘉問為家賊云

馮京為樞密副使○罷監察御史林旦薛昌朝范育

徙李定檢正中書吏房

昌朝旦育論定乃不孝之人
宜宜居勸講之地併論王安

石之罪章六七上安石又白罷三人定亦不自安求
解說書乃檢正中書吏房直舍人院同判太常寺

八月夏人寇環慶州以韓絳為陝西宣撫使

先是夏人築開

詔堡知慶州李復圭合蕃漢兵三千遣裨將李信種
詠劉甫等禦之信等大敗而還復圭懼欲自解即執
信等斬之復出兵追夏人殺其老幼二百以功告捷
而邊繫大啟矣至是夏人大舉入環慶攻大順城柔
遠砦荔原堡淮安鎮東西谷業樂鎮兵多者號二十
萬少者不下一二萬屯于榆林游騎至慶州城下九
日乃退鈴轄郭慶等數人死焉韓絳請行邊王安石
亦請往絳曰朝廷方賴安石臣宜行乃以絳為陝西
宣撫使幾事不可待報者便宜施行授以判司農司
空名告敕得自除吏尋命兼河東宣撫使判司農司

呂惠卿以父喪去職以曾布代之○以劉庠知開封

府

庠不肯屈事王安石欲見之而不可或以為言庠曰安石自執政未嘗一事合人情往將何語

耶卒不往而上疏極言新法非是帝曰奈何不與大臣協心濟治乎庠對曰臣知事陛下而已不敢附安

石也九月曾公亮罷

公亮方厚莊重沈深周密謹繩墨蹈規矩明練文法習知朝廷典憲

初嫉韓琦故薦王安石以間之及與安石同輔政知帝方向之陰為子孫計凡更張庶事一切聽順而外若不與之者嘗遣其子孝寬參其謀至帝前略無所異由是帝益信任安石深德之以老求去遂拜司空兼侍中蘇軾嘗從容責公亮不能救正變更公亮曰上與介甫如一人此乃天也世譏其不忠以

馮京參知政事吳充為樞密副使

京為中丞嘗上疏論王安石更

張失當累數千言安石指為邪策賢良方正之士罷說請黜之帝不從而亟用之

台州推官孔文仲還故職

詔舉賢良帝親策之太原判官呂陶對曰陛下初即

位願不惑理財之說不問老成之謀不興疆場之事陛下措意立法自謂庶幾堯舜然以陛下之心如此天下之論如彼獨不反而思之乎及奏第帝顧王安石取卷讀讀未半神色頗沮帝覺之使馮京竟讀稱其言有理會范鎮所薦台州推官孔文仲對策凡九千餘言力論安石所建理財訓兵之法非是宋敏求第為異等安石怒啟帝御批罷文仲還故官齊恢孫固封還御批韓維陳薦孫永皆力論文仲不當黜帝不聽范鎮上疏曰文仲草茅疎遠不識忌諱且以直言求之而又罪之恐為聖明之累亦不聽蘇頌嘆曰方朝廷求賢知饑渴有如此人而不見錄豈其論太高而難合耶言太激而取怨耶呂陶亦止授通判蜀

州司馬光范鎮見陶曰自安石用事吾輩言不復效不意君及此平生聞望在茲一舉矣作東西

府

居執政也

翰林學士司馬光乞罷許之

光力求去乃以端明殿學士知

永興軍

貶知山陰縣陳舜俞監南康軍鹽酒稅

青苗法行舜俞

不肯奉令上疏深陳其害且自劾曰民間出舉財物取息重止一倍約償緡錢而穀粟布縷魚鹽薪藪糧鋤釜錡之屬得雜取之朝廷募民貸取有司約中熟為價而必償緡錢欲如私家雜償他物不可得故愚民多至賣田宅質妻孥有識者老戒其鄉黨子弟未嘗不以貰貸為苦祖宗著令以財物相出舉任從書契官不為理其保全元元之意深遠如此今乃官自出舉誘之以便利督之以威刑方之舊法異矣詔謂振民乏絕而抑兼并然使十戶為甲浮浪無根著者毋得給俵則乏絕者已不蒙其惠此法終行愈為兼

井地爾何以言之天下之有常平非能人人計口受
餉但權穀價貴賤之柄使積貯者不得深藏以邀利
耳今散為青苗唯恐不盡萬一饑饉存至必有東時
貴糶者未知將何法以制之官制既放錢取息富室
藏鏹坐待鄰里逋欠之時田宅妻孥隨欲而得是豈
不為兼并利哉雖分為夏秋二科而秋收之月與夏
歛之期等夏放之月與秋斂之期等不過展轉計息
以給為納使吾民終身以及世世每歲兩輸息錢無
有窮已是別為一賦以敝海內非王道之舉也奏上
謫監南康軍鹽酒稅時又有知陳留縣姜潛到官才
數月青苗令下潛即榜於縣門又移之鄉村各三日
無人至遂撤榜付吏曰民不願矣府寺疑潛壅令令
其屬按驗無違令者潛知不免即移疾去山陰陸佃
嘗受經於王安石至是因應舉入京師安石問以新
政佃曰法非不善但推行不能如初意還為擾民如
青苗是也安石驚曰何為乃爾吾與惠卿議之又訪

外議佃曰公樂聞善古所未有然外間頗以為拒諫
安石笑曰吾豈拒諫者但邪說營營顧無足聽佃曰
是乃所以致人言也明日召佃謂之曰惠卿言私家
取債亦須一難半豚已遣李承之使淮南質究矣既
而承之還詭言民無
不便佃說遂不行
宣徽北院使張方平乞罷許之

帝問祖宗禦戎之要方平對曰太祖不勤遠略如靈
夏河西皆因其酋豪許之世襲環州董遵晦西山郭
進闕南李漢超皆優其祿賜寬其文法諸將財用豐
而威令行間謀精審吏士用命故能以十五萬人而
獲百萬之用及太宗謀取燕薊又內徙李彝興馮暉
於是朝廷始旰食矣真宗澶淵之克與契丹盟至今
人不識兵革三朝之事如此近歲疆場之臣乃欲試
天下於一擲事成徵利不成貽患不可聽又曰王安
石舉累朝之令典一旦削除之其意安在陛下何不
詰之帝頗采其言安石深惡之方平亦力求去乃出

判應天府

冬十月陳升之以母喪去位○翰林學士范

鎮乞致仕從之

鎮上疏曰臣言不行無顏復立于朝請謝事臣言青苗不見聽一宜去薦

蘇軾諫官孔文仲制舉不見用二宜去李定避持服遂不認母壞人倫逆天理而欲以為御史御史臺為之罷陳薦舍人院為之罷宋敏求李大臨蘇頌諫院為之罷胡宗愈王韶上書肆意欺罔以興造邊事事敗則置而不問反為之罪帥臣李師中及御史謝景溫一言蘇軾則下七路拊撫其過執政不悅孔文仲則遣之歸任以此二人況彼二人事理孰是孰非孰得孰失其能逃聖鑑乎因復極言青苗之害且曰陛下有納諫之資大臣進拒諫之計陛下有愛民之性大臣用殘民之術疏入王安石大怒持其疏至手顙乃自草制極詆之遂以戶部侍郎致仕凡所宜得恩典悉不與鎮表謝略曰願陛下集羣議為耳目以除

壅蔽之姦任老臣為腹心以養平和之福天下聞而壯之蘇軾往賀曰公雖退而名益重矣鎮愀然曰君子言聽計從消患于未萌使天下陰受其賜無智名無勇功吾獨不得為此使天下受其害而吾享其名吾何心哉日與賓客賦詩飲酒或勸使稱疾杜門鎮曰死生禍福天也吾其如天何司馬光嘗曰呂獻可之先見范景仁之勇

十一月夏人寇大順城燕達敗

之○十二月立諸路更戍法舊以兵雜戍者遣還本路立保甲法

初太祖懲五代之弊用趙普策收四方勁兵列營京畿以備宿衛分番屯戍以捍邊圉于時將帥之臣入奉朝請獵暴之民收隸尺籍雖有桀驁恣肆而無所施其間為什長之法階級之辨使之內外相維上下相制截然而不可犯其後定兵制大抵三者而已天子之衛兵以守京師備征戍者曰禁軍諸州之鎮兵

以分給役使者曰廂軍選于戶籍或應募使之團結
以為所在防守者曰鄉軍其外則蕃兵也及帝即位
論租庸調法而善之王安石對曰此法近井田後世
立事粗得先王遺意則無不善今亦無不可為顧難
速成耳又曰人主誠能知天下利害以其所謂害者
制法而加于無井之人則人自不敢保過限之田以
其所利者制法而加于力耕之人則人自勸于力耕
而授田不能過限然此須漸乃能成法使人主誠知
利害之權因以好惡加之則所好何患人之不從所
惡何患人之不避若人主無道以揆之則多為異議
所奪雖有善法何由立哉帝言府兵與租庸調相須
安石對曰今義勇士軍上番供役既有廩給則無貧
富皆可以入衛出戍雖無租庸調法亦自可為帝又
言節財用安石對以減兵最急今若練募兵而鼓舞
河北陝西三路之民習兵則兵可省欲公私財用不
匱為宗社長久計則募兵之法誠當變革於是變募

兵而立保甲其法十家為保選主戶有幹力者一人為長五十家為一大保選一人為大保長十大保為一都保選為衆所服者為都保正又以一人為之副應主客戶兩丁以上選一人為保丁附保兩丁以上有餘丁而壯勇者亦附之內家資最厚材勇過人者亦充保丁授之弓弩教之戰陣每一大保聽輪五人警盜凡告捕所獲以賞格從事同保犯強盜殺人放火強姦略人傳習妖教造畜蠱毒知而不告依律伍保法餘事非干己又非敕律所聽糾皆毋得告雖知情亦不坐若于法類保合坐罪者乃坐之其居停強盜三人經三日保鄰雖不知情科失覺罪逃移死絕同保不及五家併他保有自外入保者收為同保戶數足則附之俟及十家則別為保置牌以書其戶數姓名蓋以捕盜賊相保任而肆武事也于是提點刑獄趙子幾迎安石意請先行於畿甸詔從之遂推行於永興秦鳳河北東西五路以達于天下諸州籍保

甲聚民而教之禁令苛急往往去為盜郡縣不敢以聞判大名府王拱辰抗言其害曰非止困其財力奪其農時是以法驅之使陷于罪罟也浸淫為大盜其兆已見縱未能盡罷願裁損下戶以紓之主者指拱辰為沮法拱辰曰此老臣所以報國也抗章不已帝悟由是第五科戶得免以韓絳王安

石平章事王珪參知政事

時絳開幕府於延安詔即軍中拜之尋命安石提舉

編修三司珪為翰林學士承旨典內外制十八年嘗因齋宮賦詩有所感嘆帝聞而憐之遂拜參知政事行免役法于天下免役法行于開封府既罷衙前八百三十人畿縣鄉役數千呂惠卿

林旦曾布相繼主其事遂行於諸路於是兩浙提舉常平張靚率民助役錢至七十萬薛向為帝言之帝問王安石安石對曰提舉官據數取之朝廷以恩惠科減于體為順既而東明縣民數百詣開封府訴超

升等第不受遂突入安石私第安石諭以相府不知
詐之御史臺臺亦不受諭令散去帝知之以詰安石
安石對曰知縣賈蕃乃范仲淹之壻好附流俗致民
如是夫治民當知其情偽利病不可示姑息若縱之
使妄經臺省鳴鼓邀駕恃衆僥倖則非所以為政未
幾酸棗縣升戶等皆失實帝問安石曰酸棗既有自
下戶升入上戶則四等有免輸役錢之名而無其實
安石言嘗取諸縣新舊籍對覆升降聞外間扇搖役
法者謂輸多必有贏餘若羣詐必可免彼既聚衆僥
倖苟受其詐與免輸錢當仍役之帝乃盡用其言遣
察訪使徧行諸路促成役書既上之司農乃頒募役
法於天下臺諫多以為言帝謂安石宜少裁之安石對
曰朝廷制法當斷以義豈須規規恤淺近之人議論
耶司馬光曰上等入戶自來更互充役有時休息今
使歲出錢是常無休息之期也下等入戶及單丁女
戶從來無役今盡使之出錢是鰥寡孤獨之人俱不

免役也夫力者民之所生而有者穀帛者民可耕桑而得也至于錢者縣官之所鑄民之所不得私為也故古之用民者各因其有而取之農民之役不過出力稅不過穀帛不責民所無也今有司立法惟錢是求歲豐則民賤糶其穀歲凶則伐桑棗殺牛賣田得錢以輸民何以為生乎是以免役法行富室差得自寬貧者困窮日甚矣知長葛縣樂京知湖陽縣劉蒙皆以助役故投劾去職詔皆奪其官折克柔

卒以其弟克行權知府州事

辛酉四年

遼咸雍七年

夏天賜禮盛國慶元年

春正月韓絳使种諤帥師

襲夏人于囉兀大敗之遂城囉兀

韓絳素不習兵事開幕府于延安措

置垂方選蕃軍為七軍復以种諤為副延鈴轄知青澗城任信之命諸將皆受其節制蕃兵皆怨望諤謀

取橫山乃帥師襲夏人于囉兀大敗之因以衆二萬城焉自是夏人日聚兵為報復計言者以諤稔邊患不便宜戒之弗聽已而絳言諤入粥廣惠倉田廣惠倉田夏之功乞加旌賞詔遣使撫問

本絕戶業以賑濟者也王安石請粥之以為河

二月

更定科舉法罷詩賦及明經諸科專以經義論策試

士

詔議科舉或謂宜變法使判官告院蘇軾獨上議曰得入之道在于知人知人之法在于責實使君

相有知人之明朝廷有責實之政則胥吏皂隸未嘗無人雖因今之法臣以為有餘使君相不知人朝廷不責實則公卿侍從常患無人况學校貢舉乎雖復古之制臣以為不足夫時有可否物有興廢使三代聖人復生于今其選舉亦必有道何必由學乎且慶厯間當立學矣天下以太平可待至于今惟空名僅存

今陛下必欲求德行道藝之士責九年大成之業則將變今之禮易今之俗又當發民力以治宮室斂民財以養遊士置學立師而又時簡不帥教者屏之遠方徒為紛紛其與慶歷之際何異至于貢舉或曰鄉舉德行而略文章或曰專取策論而罷詩賦或欲舉唐故事采譽望而罷彌封或欲變經生帖墨而考大義此數者皆非也夫欲興德行在于君入者修身以格物審好惡以表俗若欲設科立名以取之則是教天下相率而為偽也上以孝取人則勇者割股怯者廬墓上以廉取人則敝車羸馬惡衣菲食凡可以中上意者無所不至自文章言之則策論為有用詩賦為無益自政事言之則詩賦論策均為無用然自祖宗以來莫之廢者以為設法取士不過如此也矧自唐至今以詩賦為名臣者不可勝數何負于天下而必欲廢之帝喜曰吾固疑此得軾議釋然矣他日王安石言于帝曰今人材乏少且其學術不一異論紛

然不能一道德故也欲一道德則當修學校欲修學校則貢舉法不可不變若謂此科嘗多得人自緣仕進別無他路其間不容無賢若謂科法已善則未也今以少壯之時正當講求天下正理乃閉門學作詩賦及其入官世事皆所不習此科法敗壞人材致不如古既而中書門下又言古之取士皆本學校道德一于上習俗成于下其人材皆足以有為于世今追復古制則患于無漸宜先除去聲病偶對之文使學者得專意經術以俟朝廷興建學校然後講求三代所以教育選舉之法施之天下則庶幾可以復古矣於是改法罷詩賦帖經墨義士各占治易詩書周禮禮記一經兼論語孟子每試四場初大經次兼經大義凡十道次論一首次策三道禮部試即增二道中書撰大義式頒行試義者須通經有文采乃為中格不但如明經墨義粗解章句而已其殿試則專以策限千字以上分五等第一等二等賜進士及第第三

等賜進士出身第四等賜同進士出身第五等賜同學究出身詔治吏沮格青苗法

者○三月夏人寇撫寧堡陷之詔神諤潭州安置諤進

築永樂川賞通嶺二砦分遣都監趙璞燕達築撫寧故城及分荒堆三泉吐渾川開光嶺葭蘆川四砦與河東路修築各相去四十餘里已而夏人來攻順寧砦遂圍撫寧折繼昌高永能等擁兵駐細浮圖去撫寧咫尺囉兀兵勢尚完諤在綏德節制諸軍聞夏人至茫然失措欲作書召燕達戰怖不能下筆顧運判李南公涕泗不已由是新築諸堡悉陷將士沒者千餘人詔治諤罪責授汝州團練副使潭州安置尋再貶賀州賀州詔給諸州學田增置教官始命諸州置學官率給田十頃贍士初置

小學教授別駕詔察奉行新法不職者○韓絳免初絳與神諤謀出兵鄜延安撫

使郭達曰諤狂生爾朝廷徒以家世用之必誤大事
絳怒奏達沮撓軍事召還之至是坐興師敗衄罷相
知鄧夏四月以司馬光權判西京留臺光既歸洛自
是絕口不論

事開封府推官蘇軾乞罷許之軾自直史館判官告
院及議貢舉與帝意

合即日召見問方今政令得失安在軾對曰陛下生
知之性天縱文武不患不明不患不勤不患不斷但
患求治太急聽言太廣進人太銳願鎮以安靜待物
之來然後應之帝竦然曰卿三言朕當熟思之凡在
館閣皆當為朕深思治亂無有所隱軾退言於同列
王安石不悅命權開封推官將困之以事軾決斷精
敏聲聞益遠會上元敕府市浙燈且令損價軾諫止
之嘗以新法不便上疏極論且曰臣之所言者三言
而已願陛下結人心厚風俗存紀綱人主所恃者人
心也自古及今未有和易同衆而不安剛果自用而

不危者祖宗以來治財用者不過三司今陛下不以財用付三司而創制置三司條例使六七少年日夕講求于內使者四十餘輩分行營幹于外夫制置三司條例司求利之名也六七少年與使者四十餘輩求利之器也造端宏大民實驚疑創法新奇吏皆惶惑以萬乘之主而言利以天子之宰而治財論說百端喧傳萬口臣以為欲消讒慝而召和氣則莫如罷條例司今君臣宵旰幾一年矣而富國之功茫如捕風徒聞內帑出數百萬緡祠部度五千人耳以此為術人皆知其難也汴水濁流自生民以來不以種稻今欲陂而清之萬頃之稻必用千頃之陂一歲一淤三歲而滿矣陛下遂信其說即使相視地形所在鑿空訪尋水利上糜帑廩下奪農時隄防一開水失故道雖食議者之肉何補于民臣不知朝廷何苦而為此哉自古役人必用鄉戶徒聞江浙之間數郡顧役而欲措之天下自揚炎為兩稅租調與庸既兼之矣

奈何復欲取庸萬一後世不幸有聚斂之臣庸錢不
除差役仍舊推所從來則必有任其咎者矣青苗放
錢自昔有禁今陛下始立成法每歲當行雖云不許
抑配而數世之後暴君汙吏陛下能保之乎異日天
下恨之國史書之曰青苗錢自陛下始豈不惜哉且
常平之法可謂至矣今欲變為青苗壞法成此所喪
逾多虧官害民雖悔何及昔漢武以財力匱竭用賈
人桑弘羊之說買賤賣貴謂之均輸于時商賈不行
盜賊滋熾幾至于亂孝昭既立霍光順民所欲而予
之天下歸心遂以無事不意今日此論復興立法之
初其費已厚縱使薄有所獲而征商之額所損必多
臣願陛下結人心者此也國家之所以存亡者在道
德之淺深不在乎強與弱歷數之所以短長者風
俗之厚薄不在乎富與貧人主知此則知所輕重矣
故臣願陛下務崇道德而厚風俗不願陛下急于有
功而貪富強仁祖持法至寬用人有序專務掩覆過

失未嘗輕改舊章考其成功則曰未至言乎用兵則十出而九敗言乎府庫則僅足而無餘徒以德澤在人風俗知義故升遐之日天下歸仁議者見其末年吏多因循事不振舉乃欲矯之以苛察濟之以智能招來新進勇銳之人以圖一切速成之效未享其利澆風已成多開駸進之門使有意外之得欲望風俗之厚豈可得哉惟陛下以簡易為法清淨為心而民德歸厚臣之所願陛下厚風俗者此也祖宗委任臺諫未嘗罪一言者縱有薄責旋即超升許以風聞而無官長言及乘輿則天子改容事闕廊廟則宰相待罪臺諫固未必皆賢所言亦未必皆是然須養其銳氣而借之重權者將以折姦臣之萌也臣聞長老之談皆謂臺諫所言嘗隨天下公議今者物論沸騰怨謔交至公議所在亦知之矣自茲以往習貫成風盡為執政私人以致人主孤立紀綱一廢何事不生臣之所願陛下存紀綱者此也時王安石贊帝以獨斷

為侍御史判司農寺

初綰通判寧州知王安石得君專政乃條上時事數十以為宋

專任軾因試進士發策以晉平吳獨斷而克苻堅伐
晉獨斷而亡齊桓專任管仲而霸燕噲專任子之而
敗事同而功異為問安石滋不悅使侍御史謝景溫
論奏軾向丁憂歸蜀乘舟商販詔下六路捕逮簡工
水師窮治無所得軾遂請外通判杭州時新以鄧綰
法日下軾于其間每因法以便民民賴以安

興百年習安玩治當事更化且言陛下得伊周之佐
作青苗免役等法民莫不歌舞聖澤以臣所見寧州
觀之知天下皆然誠不世之良法願勿移于浮議而
堅行之復貽安石書極頌其美由是安石力薦于帝
遂驛召對會夏人寇慶州綰於帝前數陳甚悉帝問
識王安石呂惠卿否綰對曰嘗一識也帝曰安石今
之直人惠卿賢人也退見安石欣然如素交屬安石
致齋陳升之以綰練習邊事使復知寧州綰聞之不

樂誦言急召我來乃使還耶或問君今當作何官綰
曰不失為館職得無為諫官乎曰正自當爾明日果
除集賢校理檢正中書孔目房鄉人在都者皆笑且
罵綰曰笑罵從他笑罵好官還我為之尋同知諫院
時常平水利免役保甲之政皆出司農而呂惠卿居
憂曾布不能獨任其事安石欲藉綰以威眾故有是
命五月高麗來貢

高麗為遼所阻不通中國者四十三年至是福建轉運使羅拯命商

人黃真洪萬招接通好高麗王徽乃因真還移牒福
建願備禮朝貢拯以聞朝議謂可結以謀遼乃命拯
諭以供億腴厚之意王徽遂遣其民官侍郎金翰林
第等由登州入貢自是與中國復通聘貢相繼翰林

學士知開封府韓維乞罷許之

維知開封保甲法行帝聞鄉民憂弓矢之

責無錢買之加以傳惑徙之戍邊父子聚泣甚以為
憂語王安石曰保甲宜緩而密安石對曰日力可惜

會京東河北有烈風之異民大恐帝批付中書令省
事安靜以應天變放遣兩路募夫責監司郡守不以
上聞者安石執不下維上言諸縣團結保甲鄉民驚
擾至有截指斷腕以避丁者乞候農隙排定帝以問
安石安石對曰此固未可知就令有之亦不足怪今
士大夫觀新政尚或紛紛驚異况于二十萬戶百姓固
有蠢愚為人所感動者豈應為此遂不敢一有所為
耶帝曰民言合而聽之則勝亦不可不畏也安石對
曰為天下者如止欲任民情所願而已則何必立君
而為之張官置吏也大抵保甲法上自執政大臣中
則兩制下則盜賊及停藏之人皆所不欲然臣召鄰
人問之皆以為便則雖有斬指以避丁者不皆然也
况保甲不特除盜固可漸習為兵既人皆能射又為
旗鼓變其耳目且約以免稅上番代巡檢兵又自正長
而上能捕賊者授之以官則人競勸然後使與募兵
相參則可以銷募兵驕志且省財費此宗社長久之

計也惟陛下果斷不恤人言以行之帝遂變河東陝西三路義勇如府畿保甲法安石由此益惡維帝欲命維為御史中丞維以兄絳居政府力辭之安石因言維善附流俗以非上所建立乞免其請乃復知開封兼羣牧使仍為翰林學士會文彥博求去帝曰密院事劇當除韓維佐卿明日維奏事殿中以言不用力請外郡帝曰我東官舊人當留輔政維對曰使臣言得行賢于富貴若緣攀附舊恩以進非臣之願也乃出知襄州

六月知青州歐陽修乞致仕許之

修以風節自持既連被污

歲年六十即乞謝事及徙青州上疏請止散青苗錢王安石惡之修求歸益切馮京請留之安石曰修附麗韓琦以琦為社稷臣如此人在一郡則壞一郡之在朝廷則壞朝廷留之安用乃以太子少師致仕貶判亳州富弼官徙判汝州弼判亳州青苗法行弼謂如是則財聚于上人散于

下持不行提舉官趙濟劾弼沮格詔旨鄧綰乞付有司鞠治乃落弼使相移判汝州王安石曰弼雖責猶不失富貴昔繇以方命殛共工以象恭流弼蕙二罪止奪使相何由沮姦帝不荅弼行過應天謂判府張方平曰人固難知也方平曰謂王安石乎亦豈難知者方平頃知皇祐貢舉或稱其文學辟以考校既至院中之事皆欲紛更方平惡其為人微之使出自是未嘗與語弼有愧色

秋七月貶御史

中丞楊繪知亳州御史劉摯監衡州鹽倉遣察訪使

促成役書于諸路

繪上言提舉常平張靚等科配助役錢一户多者至三百千乞少裁

損以安民心又言孫建張景溫體重不顧出錢之民欲困以重役皆不聽繪見時賢士多引去以避王安石乃上疏言老成人不可不惜當今舊臣多引疾求去范鎮年六十有三呂晦年五十有八歐陽修年六

十有一而致仕富弼年六十有八而引疾司馬光王
陶皆五十而求散地陛下可不思其故乎安石聞而
深惡之會劉摯為安石所器拜監察御史裏行摯就
職即奏言亳州獄乃小人意在傾富弼以市進今弼
已得罪願少寬之又言程昉開漳河調發猝迫人不
堪命趙子幾擅升畿縣等戶使納役錢期會急逼人
情惶駭復上疏言陛下有勸農之志今變而為煩擾
陛下有均役之意今倚以為聚斂其言愛君憂國之
言者皆無以容於其間今天下有喜於敢為有樂乎
無事彼以此為流俗此以彼為亂常此風寢成漢唐
黨禍必起矣因陳率錢助役十害其要曰上戶常少
中下戶常多故舊法上戶之役類皆數而重下戶之
役率常簡而輕今不問上下戶槩視物力以差出錢
故上戶以為幸而下戶苦之歲有豐凶而役人有定
數助錢歲不可缺則是賦稅有時減闕而助錢更無
蠲損也役人必用鄉戶為其有常產則自重今既招

顧恐止得浮浪姦偽之人則帑庾場務綱運不惟不能典幹竊恐不勝其盜用而冒法者衆至于弓手耆壯承符散從手力胥史之類恐遇寇則有縱逸因事輒為搔擾也疏上會楊繪論提刑趙子幾怒知東明縣賈蕃不禁遏縣民致使訟助役事撫以他故下蕃于獄而自鞫之是希安石意指而致縣令于罪也因其助役之利一而難行者五其利以民驗田多寡輸錢無決射之患而難行者以民惟種田而責其輸錢就募者非土著而有姦細田稅有多少不同耆長顧人則盜賊難止衙前顧人則失陷官物摯亦上言趙子幾据撫賈蕃是欲符天下之口乞按子幾挾情之罪於是安石大怒命知諫院張璪取繪摯所論助役十害至五難行之事作十難以詰之璪辭安石怒出璪知蔡州而改命曹布為之布既作十難且劾繪事欺誣心懷向背詔下其疏於繪且使各言狀繪錄前後四奏以自辯摯奮然曰為人臣豈可厯于權勢使

天子不知利害之實即條對所難以伸其說曰助役
斂錢之法有大臣及御史主之于內有大臣親黨為
監司提舉官而行之于諸路其勢順易矣然曠日彌
年終未有定論者為不順乎民心也臣待罪言責采
士民之說以聞職也今乃遽令分析是使之較是非
爭勝負交口相直無乃辱陛下耳目之任哉所謂向
背則臣所向者義所背者利所向者君父所背者權
臣願以臣章并司農奏宣示百官考定當否如臣言
有取幸早施行若稍涉欺罔甘就竄逐不報明日摯
復上疏曰陛下起居言動躬蹈德禮夙夜勵精以親
庶政天下未至于安且治者誰致之耶陛下注意以
望太平而自以太平為己任得君專政者是也二三
年間開闢動搖舉天下無一物得安其所者蓋自青
苗之議起而天下始有聚斂之疑青苗之議未允而
均輸之法行均輸之法方擾而邊鄙之謀動邊鄙之
禍未艾而助役之事興至於求水利行淤田併州縣

興事起新難以徧舉其議財則市井屠販之人皆召至政事堂其征利則下至厯日而官自粥之推此以往不可究言輕用名器淆混賢否忠厚老成者擯之為無能俠少儇辯者取之為可用守道憂國者謂之為流俗敗常害民者謂之為通變凡政府謀議經畫除用進退獨與一掾屬決之然後落筆同列預聞反在其後故奔走乞丐之人其門如市今西夏之款未入反側之兵未安三邊瘡痍流潰未定河北大旱諸路大水民勞財乏縣官減耗聖上憂勤念治之時而政事如此皆大臣誤陛下而大臣所用者誤大臣也疏奏安石欲竄擊嶺外帝不許詔賤繪知亳州請擊監衡州鹽倉遣察訪使徧行諸路促成役書改助役為免役不願就募八月復以春秋三傳試貢舉士而強之者論如律

王安石嘗戲言春秋經為斷爛朝報故貢舉不以春秋取士至是帝命復之議取河湟置

洮河安撫司命王韶主之○九月以鮮于侁為利州路

轉運副使

時詔監司各定所部助役錢數利州路轉運使李瑜欲定四十萬判官鮮于侁曰利

州民貧地瘠半此可矣瑜不從遂各為奏時諸路役書皆未就帝是侁議諭司農曾布使頒以為式因黜瑜而擢侁副使兼提舉常平初王安石居金陵有重名士大夫期以為相侁惡其沽激要君語人曰是人若用必壞亂天下及安石用事侁乃上書論時政曰可為憂患者一可為太息者二其他逆治體而召民怨者不可勝舉其意專指安石安石怒毀短之帝曰有章奏在安石乃不敢言既為副使部民不請青苗錢安石遣吏詰之侁曰青苗之法願取則與民自不願豈能強之哉蘇軾稱侁上不害法中不廢親下不傷民以募民粥坊場河渡
新法開封府界及諸路坊場河渡募人承買收取淨為三難

利歲收六百九十八萬六千緡穀帛九十七萬六千六百石匹有奇既而司農并祠廟粥之聽民為賈區

其中以王雱為崇政殿說書

雱安石子也為人慄悍陰刻無所顧忌性敏甚年十

三時得秦卒言洮河事嘆曰此可撫而有也使西夏得之則吾敵強而邊患博矣故安石聞王韶開熙河議因力主之未冠已著書數十萬言舉進士調旌德尉雱氣豪睥睨一世不能作小官安石執政所用多少年雱亦欲預選乃與父謀曰執政子雖不可預事而經筵可處安石欲帝知自用乃以雱所作策論天下事者三十餘篇及雱注道德經鏤板粥于市遂傳達于帝鄧綰曾布又力薦之召見除太子中允崇政殿說書安石更張政事實尊之常稱商鞅為豪傑之士且言不誅異議者則法不行安石一日與程顥語雱因首跣足携婦人冠以出問父所言何事曰以新法為人所沮故與程君議之雱大言曰梟韓琦富弼

之首于市則法行矣
貶同知諫院唐垌為潮州別駕

安石遽曰兒誤矣
垌以父任得官嘗上書言秦二世制于趙高乃失之
弱非失之強帝悅其言又言青苗法不行宜斬大臣
異議如韓琦者數人王安石尤喜之薦使對賜進士
出身為崇文校書帝薄其人除知錢塘縣安石復令
鄧綰舉為御史遂除太子中允將用為諫官安石疑
其輕脫將背已立名不除職以本官同知諫院非故
事也垌果怒安石易已凡奏二十疏論時事皆留中
不出垌乃因百官起居日扣陛請對帝令諭以他日
垌伏地不起遂召升殿垌至御座前進曰臣所言皆
不臣不法請對陛下
一陳之乃搢笏展疏目安石
曰王安石之御座聽劄子安石遲遲垌訶曰陛下前
猶敢如此在外可知安石悚然而進垌大聲宣讀凡
六十條大抵以安石專作威福曹布等表裏擅權天
下但知憚安石威權不復知有陛下文彥博馮京知

而不敢言王珪曲事安石無異厮僕且讀且目珪珪
慙懼俯首又言薛向陳繹安石頤指氣使無異家奴
張璪李定為安石爪牙張商英乃安石鷹犬逆意者
雖賢為不肖附己者雖不肖為賢至詆安石為李林
甫盧杞帝屢止之垌慷慨自若略不退憚讀已下殿
再拜而退侍臣衛士相顧失色閤門糾其瀆亂朝儀
乃遠貶潮州別駕既而靈臺郎尤瑛言天
陰星行失度宜退安石安石怒黥瑛配英州冬十月立太

學生三舍法

宋初國子生以京朝七品以上子孫為之
太學生以八品以下子弟若庶人之俊異

者為之試論策經義如進士法及帝即位垂意儒學以
天下郡縣既皆有學歲時月各有試程其藝能以差次
升舍其最優者為上舍免發解及禮部試而特賜之第
遂專以此取士又以慶厯中嘗置太學內舍生二百人
帝漸增至九百人至是乃盡以錫慶院及朝集院西廡
建講書堂四諸生齋舍掌事者直廡始僅足用自主判

官外增置直講為十員率二員共講一經令中書選
選或主判官奏舉生員釐為三等始入太學為外舍
定額為七百人外舍升內舍員二百內舍升上舍員
百各執一經從所講官受學月考試其業優等上之
中書其正錄學諭以上舍生為之經各二員學
行卓異者主判直講復薦之于中書奏除官立選

人及任子出官試律令法○十二月安定郡王從式

通鑑續編卷八